

佛說無畏授所問大乘經卷上

宋西天三藏朝奉大夫試光祿卿傳法大師施護奉詔譯

如是我聞一時世尊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
苾芻衆千二百五十人俱皆是阿羅漢諸漏已盡無
復煩惱心善解脫慧善解脫如大龍王所作已辦棄
諸重擔隨得已利盡諸有結正智解脫諸心寂靜皆
到彼岸唯一補特伽羅所謂阿難復有五百大菩薩
衆悉得一切陀羅尼門及三摩地門皆是一生補處
時舍衛城有一長者名無畏授大富自在有大財寶
積諸受用庫藏充滿金銀瑠璃眞珠珊瑚螺貝寶等

C40
4514
92

皆悉具足廣有車乘象馬牛羊復多眷屬奴婢僕從
執事人等及諸朋友一時無畏授與五百長者而共
集會潛相謂言諸仁者遇佛出世斯爲難事人身難
得時難契會於佛教中淨信極難捨家出家成苾芻
相此亦爲難修行復難彼諸有情知恩念報而復甚
難但能少分施作尚不壞失何況廣多又諸有情若
於如來教中能生淨信信已復能依教修行極爲難
事又諸有情若能莊嚴如來教法復能解脫輪迴極
爲難事是故我等不應於聲聞乘及緣覺乘中趣求
涅槃應於無上大乘法中趣求涅槃於是衆會以如

是事互言議已成悉發起廣大勝心皆言我今悉於
無上大乘法中趣求涅槃不樂聲聞緣覺之乘時無
畏授與五百長者俱共圍繞出舍衛城詣世尊所到
已頭面禮世尊足右繞七匝退坐一面爾時世尊知
是事已故謂無畏授等五百長者言汝諸長者以何
緣故來詣如來應供正等正覺所時無畏授等五百
長者悉從座起偏袒一肩右膝著地向佛合掌頂禮
白言世尊我等向者共會一處潛相謂言遇佛出世
斯爲難事人身難得時難契會於佛教中淨信極難
捨家出家成苾芻相此亦爲難修行復難彼諸有情

知恩念報而復甚難但能少分施作尚不壞失何況
廣多又諸有情若於如來教中能生淨信信已復能
依教修行極爲難事又諸有情若能莊嚴如來教法
復能解脫輪迴極爲難事我等今時不應於聲聞乘
及緣覺乘中趣求涅槃應於無上大乘法中趣求涅
槃世尊我等以如是事互言議已咸悉發起廣大勝
心皆於無上大乘法中趣求涅槃不樂聲聞緣覺之
乘我等乘此緣故來詣如來應供正等正覺所世尊
諸菩薩摩訶薩欲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當云
何住復云何學云何修行爾時世尊讚無畏授等五

百長者言善哉善哉汝諸長者甚善甚善汝今能爲
安住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來詣如來應供正等
正覺所汝等諦聽極善作意今爲汝說時無畏授等
五百長者受教而聽佛言諸長者若菩薩摩訶薩欲
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如其所住當如是學如
是修行又若菩薩摩訶薩欲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
提者應於一切有情起大悲心普徧親近廣爲攝受
觀察施作而菩薩摩訶薩於自身命不應愛著所有
舍宅妻子眷屬飲食衣服乘馭牀座珍寶財穀香華
燈塗乃至一切受用樂具悉不應著何以故多諸有

情愛著身命故廣造罪業彼彼所作業成熟已墮在
惡趣地獄中生若於一切有情起大悲心於自身命
不愛著故卽於一切善趣中生諸長者是故菩薩摩
訶薩欲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於一切有情起
大悲心於自身命不生愛著所有舍宅妻子眷屬飲
食衣服乘馭牀座珍寶財穀香華燈塗乃至一切受
用樂具悉不愛著已然後自捨一切廣行惠施不求
果報安住戒行三相清淨修諸忍辱堪能具足一切
有情於已所作不饒益事悉能忍伏被大精進堅固
甲冑若身若命悉能棄捨安住寂靜心一境性遠離

散亂勝慧決擇諸善法分不起我人衆生壽者士夫
補特伽羅意生等見廣爲一切作諸勝行爲一切有
情作意行施爲一切有情作意護戒爲一切有情作
意行忍爲一切有情作意發起堅固精進爲一切有
情作意安住諸勝定門爲一切有情作意修慧爲一
切有情習學一切善巧方便爾時無畏授等五百長
者俱白佛言世尊我等昔來於自身命皆生愛著所
有舍宅妻子眷屬飲食衣服乘馭牀座珍寶財穀香
華燈塗乃至一切受用樂具悉生愛著世尊菩薩摩
訶薩作何觀察能於身命乃至一切受用樂具不生

愛著願佛爲說爾時世尊告無畏授等五百長者言
菩薩摩訶薩以無數種相觀察於身何等無數所謂
此身不實緣法合集如極微聚從頂至足次第破壞
彼九竅門及諸毛孔不淨流溢猶如蟻聚蛇毒止中
蛇毒違害如怨敵如猿猴多所損惱如極惡友常起
諍競身如聚沫不可撮摩又如水泡旋有卽壞又如
陽燄渴愛所生又如芭蕉中無堅實又如幻化從虛
妄起又如王者多種教令又如怨對常來伺便又如
盜賊無有信義又如殺者極難調制如惡知識常不
歡喜如破法者隱沒慧命又如邪朋減失善法又如

空聚離於主宰又如瓦器終歸破壞如小便坑不淨
充滿如大便處常多滓穢又如食噉諸不淨鬼及蛆
蟲狗等樂臭穢中又如廣積穢物遠聞其臭如惡瘡
疱難合其竅痛不可忍又如毒箭入身酸楚如惡家
主難爲侍養又如朽舍及如漏船雖假修治旋歸散
壞又如坏器難爲固惜又如惡友常段將護如河岸
樹風所搖動如大河流終歸死海又如客舍多種違
惱如無主舍無所攝屬如巡警人常專檢察又如邊
方多所侵燒如積沙處漸當減下如火蔓延如海難
渡如地難平如蛇置篋隨生損害又如嬰兒常須存

愛又如破器無所堪用如惡方處常虞壞亂如雜毒
食常當遠離如求乞人得種種物得已旋棄又如大
車負極重等唯諸智者於法覺了應如是知
佛說無畏授所問大乘經卷上

佛說無畏授所問大乘經卷中

宋西天三藏朝奉大夫試光祿卿傳法天師施護奉詔譯

復次長者菩薩摩訶薩觀察此身最初何因之所成
立謂依父母精血合集生起彼因復由受其飲食食
已變壞旋聚卽散歸痰癰藏痰癰流潤終歸不淨然
後火大增強煮變成熟後歸風力由其風力各分滓
重及與流潤滓重所謂大小便等流潤謂血血變成
肉肉成於脂肪成於骨骨成其髓髓成其精精等乃
成此不淨身菩薩觀此不淨身故乃起思惟此身多
種合集各別名相謂三百骨六十肪及膏相合四百

膜五百肉團六百腦七百脈九百筋十六肋骨復有三事內纏其腸分生熟藏腸有十六交絡而住二千五百脈道透映一百七節八十萬俱胝毛孔具有五根九竅七藏不淨充滿髓有一掬腦有一掬脂有三掬痰癢六掬滓重六掬風力隨徧血有一斗如是一切各各充滿有七水脈而復圍繞吸諸滋味內火大增熾然燒煮逼切疲極身脈汗流是等諸相極難可見此之臭穢不淨體相是中云何起增上愛如求巧人得所用物得已旋棄又如大車負極重等唯諸智者於法覺了應如是知卽說頌曰

此身多種不淨聚 愚無智者不了知
強起增上愛著心 如穢瓶破多穢氣
耳目口鼻皆穢物 彼等何者爲香潔
涎眵結聾及涕洟 諸蟲雜惡何生愛
譬如愚者取於炭 勤力摩治欲令白
炭盡力疲白莫成 無智妄貪亦如是
如人意欲成潔淨 多種修治於此身
百轉沐浴及香塗 身壞命終歸不淨
爾時世尊復告無畏授等五百長者言長者當知菩薩摩訶薩欲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觀察此身

有四十四相何等四十四謂菩薩摩訶薩觀察此身誠所厭棄菩薩觀身不可愛樂以不饒益故菩薩觀身極爲臭穢膿血滿故菩薩觀身甚不堅牢終破壞故菩薩觀身體性羸劣筋骨相聯故菩薩觀身不淨穢惡常流故菩薩觀身如幻愚夫異生強起虛妄動亂相故菩薩觀身多所漏失以九竅門常流注故菩薩觀身熾然燒爇謂貪火所焚瞋火猛聚癡火暗冥故菩薩觀身貪瞋癡網常所蓋覆愛網相續故菩薩觀身竅穴所依以九竅門及諸毛孔周徧流注雜穢充故菩薩觀身多種逼惱四百四病常增損故菩薩

觀身是爲窟宅八萬四千戶蟲之所聚故菩薩觀身無常終歸死法故菩薩觀身無知於法不知故菩薩觀身如器用衆緣合成終破壞故菩薩觀身逼切衆多憂惱故菩薩觀身無歸趣畢竟老死故菩薩觀身深隱詭誑所行故菩薩觀身如地難平滿故菩薩觀身如火以所愛色隨繫著故菩薩觀身無厭足隨五欲故菩薩觀身破壞煩惱對礙故菩薩觀身無定分位以其利衰現所受故菩薩觀身無自他緣不得源流故菩薩觀身馳流心意以種種緣作意伺察故菩薩觀身棄背畢竟歸於棄尸林故菩薩觀身爲他所

食鷲鳥豺狼等食噉故菩薩觀身如輪盤影現筋骨
連接故菩薩觀身無所顧惜殘棄漏失膿血滿故菩
薩觀身耽著滋味飲食所成故菩薩觀身勤苦無利
以是無常生滅法故菩薩觀身如惡友起諸邪妄故
菩薩觀身如殺者重重現增苦故菩薩觀身為苦器
三苦逼惱故所謂行苦壞苦苦菩薩觀身為苦聚
五蘊隨轉無主宰故菩薩觀身極不自在種種緣成
故菩薩觀身無壽者離男女相故菩薩觀身空寂諸
蘊處界所合成故菩薩觀身虛假以如夢故菩薩觀
身不實以如幻故菩薩觀身動亂如陽燄故菩薩觀

身馳流如響應故菩薩觀身虛妄所起如影現故長
者菩薩摩訶薩以如是等四十四相觀察於身而菩
薩摩訶薩作此觀察時所有於身樂欲於身顧惜於
身執我於身愛染於身積集於身繫著一切悉斷由
是於命樂欲於命顧惜於命執我於命愛染於命積
集於命繫著乃至舍宅妻子眷屬飲食衣服乘馭牀
座珍寶財穀香華燈塗一切受用樂具若樂欲若顧
惜若執我所若愛染若積集若繫著一切亦斷由於
身命能棄捨故乃至一切受用樂具亦悉棄捨如是
及能圓滿六波羅蜜多長者菩薩摩訶薩以能圓滿

波羅蜜多故卽能速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爾時
世尊欲重宣此義卽說頌曰

應知人身極難得
莫因此身造衆罪
豺狗取食棄尸林
空將此身爲殘棄
愚無智者常動亂
虛僞身中起貪愛
此身難馭違背深
晝夜受苦無停息
此身苦輪常生病
此身不淨廣充盈
飢渴隨逐燒惱深
誰諸智者生愛著
此身如地廣無主
及如惡友愚生愛
因此身故衆罪興
畢竟還自受諸苦

此身不同金剛堅
莫因此身廣造罪
智者應修勝福因
於佛教中生淨信
此身不久徒存養
衣服香嚴飲食齋
終歸破壞暫任持
邪勤施作何空過
經百劫中難得遇
大牟尼尊出世間
速於佛教淨信生
莫於惡趣受極怖
假使壽千俱胝歲
彼尚勿應生貪愛
何況壽不滿百年
豈生貪愛無厭足
或有一類奢侈者
不念此身極難得
廣集嬉戲歌伎人
於前戲劇求快樂

廣集財寶何有樂
下劣愚夫喜悅生
富貴不實如夢幻
剎那破壞剎那成
佛說無畏授所問大乘經卷中
護惜重重苦惱增
智者於中離貪著
愚者馳流於心意
誰諸智者生貪愛

佛說無畏授所問大乘經卷下

宋西天三藏朝奉大夫試光祿卿傳法大師施護奉詔譯

譬如幻所成物像
愚人貪愛富亦然
百種苦求於財富
王官水火散壞時
妻子眷屬隨所愛
極重過失不覺知
慳吝者求財富時
妻子眷屬返憎嫌
如乾闥婆城莊嚴
不知是妄生耽著
得已極苦逼於身
智者豈生於愛著
廣作諸罪當破壞
智者於身不生著
父母亦不生尊重
一向常貪於財利

慳者不知於恩義
背正向邪諂求財
慳者意異語如實
見人雖將愛子同
慳悋之者在世間
馳流散亂出惡言
慳者處世無所託
有所依附但求財
慳者因求財富故
是故智者正所觀

唯念莫壞我所有
智者於彼不失信
所應信者不失信
此是慳者諂妄起
雖親典教亦通解
心無悲愍極麤獷
亦無知識及親朋
智於慳者不失信
於極惡事起思念
愚人於彼生歡喜

金寶珠貝珊瑚等
於中貪愛諍競興
賢劫一佛出世時
徧覆大地得黃金
於外隨逐五欲境
如日中分夏月時
空後一劫成世間
焚燒破壞復還成
溝澗池沼及大海
虛假不實貪亦然

善業引生如聚深
彼不了知幻化性
彼尊立名爲慈氏
彼從何來何因故
愚人放亂癡迷法
渴欲奔馳餒爲水
虛空所成空自性
此從何來彼何去
枯涸破壞彼皆同
誰諸智者生愛著

智者慧力色相具於身常自作稱量
此中無味染何因舍宅財利應棄捨
隨逐五欲造惡業養育妻子并眷屬
死時妻子及諸親誰能救護自當苦
死時眷屬不隨去但隨自作衆業行
苦惱逼逐於已身彼時誰爲我分受
三有獨怖無親愛妻子眷屬假相親
愚人取以爲樂因但增苦惱及憂感
父母妻子親朋聚爲求財利故相會
彼等不隨死者行唯自所作業相逐

一切皆隨業所行一切亦隨業所住
當知此身業所成智者應修於善業
父母妻子眷屬等以不了無故貪愛
愚人廣造衆罪因智者不入無間獄
所有餘處業報盡無間極苦不解脫
是故畏彼惡趣因智者勤劬離諸罪
閻摩王前治罰時彼無朋友爲救護
亦無父母及諸親隨自所作業當受
王言汝所得人身得已何不離諸罪
今受極苦捶打時皆由汝作不善業

自心所作不善已 而復不信有業報
如彼閻摩法王言 汝受治罰非我罪
自作業因自造罪 自造罪已汝來此
當受極苦自甘心 由先所作非愛業
死時衆苦所逼迫 親屬不能令解脫
汝欲自求解脫時 是故應離諸罪惡
打擊拷掠及桎械 此等若欲求遠離
舍宅親友起怖心 於佛教中修正行
舍宅猛火大苦根 而此心火常熾然
智者於斯愛不生 如大火聚極可怖

住舍養親常憂感 富樂憂愁亦復然
自他過失等無差 是故應離諸罪惡
智者佛教生信樂 不種自收勝樂根
愚者不生愛樂心 但貪舍宅諸苦本
女身筋肉骨合集 假起妄貪爲我妻
諸無智者染愛生 不知女身都如幻
智者了知諸欲樂 及舍宅等皆生厭
正法藥治貪病除 速疾出離諸纏縛
爾時無畏授等五百長者聞是正法已悉得無生法
忍得法忍已皆生最上踊躍歡喜卽說頌曰

快哉於今日 我等得大利 彼一切利中
此利益最上 我等所發起 廣大菩提心
於佛正法中 清淨生渴仰 所起勝愛樂
無上菩提心 爲一切有情 廣施諸安樂
我等從今日 極盡其身命 誓於此深經
生最上愛樂 由起愛樂故 得一切有情
於彼當來世 見者生歡喜 彼一切有情
諸欲發心者 皆發起無上 廣大菩提心
若一切有情 愛樂菩提心 當得勝果報
最上金色身 相好似莊嚴 種種勝殊妙

及得大光明 世間廣照耀 無上菩提心
此心廣大心 勝出一切心 最上復清淨
彼一切功德 由此心具足 復具大勝力
能脫一切病 諸妙福有情 不樂菩提心
此心懈怠因 不能觀生死 菩提神通智
獲最勝福力 廣積滿虛空 普施諸情品
若人於河沙 等數諸佛剎 滿以七珍財
供養正等覺 若人但合掌 歸向菩提心
此勝供養因 超過諸供養 此供養無等
所謂菩提心 過此外無餘 爲最勝最上

菩提心功德 是勝妙良藥 一切病能治
施有情安樂 觀見諸有情 三火常燒然
無量劫拔除 菩薩不懈退 修此菩提行
爲勇猛醫王 救苦諸有情 常遠離疲懈
數數往諸趣 不捨菩提心 勤於佛法中
出現希有相 我等得大利 樂此菩提心
願我等當成 大覺釋師子

爾時世尊從其面門出現廣大神通光明無數種色
所謂青黃赤白及紫碧綠是光普照無邊世界上徹
梵世映蔽日月光明不現其光旋環右繞世尊百千
匝已却從世尊頂門而入爾時尊者阿難卽從座起
偏袒一肩右膝著地向佛合掌頂禮曰言世尊何因
何緣現是光明若無因緣如來應供正等正覺不放
光相時尊者阿難卽說頌曰

佛上勝者若無因 法爾不現光明相
願爲悲愍劣有情 說放光明何因故

一切有情皆貧乏 佛應爲施大聖財
世間暗冥作明照 願說此光所因現

爾時世尊告尊者阿難言阿難汝今見此五百長者
不悉爲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故來詣我所阿

難白佛言唯然已見佛言阿難是五百長者今此會中聞正法已皆得無生法忍阿難此諸長者皆於過去佛所奉近供養深種善根從此沒已不復墮諸惡趣生人天中受勝妙樂次第至彼慈氏如來應供正等正覺出現世時生彼佛刹親近供養尊重承事其後乃至賢劫諸佛彼彼出世時於一一佛所親近供養聽受正法讀誦記念廣爲人說最後過二十五劫於種種佛刹皆當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果同名蓮華吉祥藏如來應供正等正覺出現世間爾時尊者阿難前白佛言今此廣大甚深正法希有世尊

希有善逝此經何名我等云何奉持佛言阿難是經名爲菩薩瑜伽師地法門亦名無畏授所問如是名字汝當受持佛說此經已尊者阿難等諸大聲聞及諸菩薩摩訶薩衆并五百長者世間天人阿脩羅等一切大衆聞佛所說皆大歡喜信受奉行佛說無畏授所問大乘經卷下

泰和信官楊仁愿捐俸刻

佛說無畏授所問大乘經全部

東塔寺釋道源

東湖信士毛晉

崇禎癸未

經三卷
共字六千零九十

二箇
計寫銀二錢四分四厘

計刻銀二兩一錢

三分
共板十塊

工價銀四錢

佛說月喻經

宋西天三藏朝奉大夫諡光祿卿傳法大師施護奉詔譯

如是我聞一時世尊在王舍城迦蘭陀竹林精舍與
苾芻衆俱是時世尊告諸苾芻言如世所見皎月圓
滿行於虛空清淨無礙而諸苾芻不破威儀常如初
臘者具足慚愧若身若心曾無散亂如其法儀入白
衣舍清淨無染亦復如是諸苾芻又如明眼人或入
大水深廣之中或涉江河險惡之處或履山巖高下
之所以明眼故而悉能見離諸疑懼如前所說苾芻
亦然諸苾芻今我所說猶月行空清淨無礙譬明眼

人涉履諸險離諸疑懼而迦葉苾芻不破威儀常如初臘者具足慚愧若身若心曾無散亂如其法儀入白衣舍清淨無染離諸怯懼亦復如是爾時世尊復告諸苾芻言汝等苾芻若入白衣舍時當起何心當以何相而入其舍諸苾芻白佛言世尊佛是所歸向佛爲諸法本佛爲清淨眼我等不知是義云何願佛世尊善爲宣說令諸苾芻聞已了知佛言諸苾芻汝等諦聽當善作意今爲汝說若諸苾芻欲入白衣舍時應起無著無縛無執取心依律儀相而入其舍雖受利養但欲爲彼作諸福事隨自所得分量而受復

善作意欲自不高於他不下起如是心以如是相應入白衣舍爾時世尊舉手捫空告苾芻衆言於汝意云何虛空有著不有縛不有執取不諸苾芻言不也世尊佛言若苾芻以無著無縛無執取心入白衣舍亦復如是爾時世尊又復舉手捫空告苾芻衆言諸苾芻於汝意云何虛空有著不有縛不有執取不諸苾芻言不也世尊佛言迦葉苾芻亦復如是以無著無縛無執取心入白衣舍雖受利養但欲爲彼作諸福事隨自所得分量而受復善作意於自不高於他不諸苾芻以是義故如迦葉苾芻者應入白衣舍

堪受利養爾時諸苾芻重白佛言世尊若諸苾芻爲白衣說法時或有清淨或不清淨其事云何願佛世尊善爲宣說佛言諸苾芻汝等諦聽當善作意今爲汝說若苾芻爲欲令他發起信心及作信心事給施衣服飲食坐臥之具病緣醫藥以是利故爲他說法者此不清淨若苾芻於佛所說法安住正見離諸染汚如鍊真金去除鑛穢見如是法證如是法如佛所發起是法能離生老病死憂悲苦惱以如是法爲他演說令他得聞如是法已隨順修行於長夜中得大利樂以此緣故發生慈心悲愍等心由是因故令佛

正法得久住世諸苾芻若起如是心爲他說法者斯則清淨復次諸苾芻汝等當知迦葉苾芻能起清淨心爲他說法以清淨故令佛正法得久住世是故汝等諸苾芻衆亦應如是如理修學又諸苾芻若有能起如是心爲他說法者我說名爲最上清淨真實能令如來正法得久住世佛說此經已諸苾芻衆歡喜信受

佛說月喻經

嘗熟信士毛鳳苞捐資刻

佛說月喻經全部

東塔寺釋道源

東湖信士戈山

同對

崇禎癸未仲冬虞山華嚴閣識

經一卷
共字一千一百三
十七箇
計寫銀四分六厘
九厘
計刻銀三錢九分
共板二塊
工價銀八分
計工銀銘書
江寧黃銘書
長洲李如科刻

佛說醫喻經

宋西天三藏朝奉大夫試光祿卿傳法大師施護奉詔譯

如是我聞一時世尊在舍衛國中與苾芻衆俱是時
世尊告諸苾芻言汝等當知如世良醫知病識藥有
於四種若具足者得名醫王何等爲四一者識知某
病應用其藥二者知病所起隨起用藥三者已生諸
病治令病出四者斷除病源令後不生是爲四種云
何名爲識知某病應用其藥謂先識知如是病相以
如是藥應可治療令得安樂云何名爲知病所起隨
起用藥謂知其病或從風起或從癘起或從痰起或

從癰起或從骨節起或積實所起知如是等病所起處隨用藥治令得安樂云何名爲已生諸病治令病出謂知其病應從眼出或於鼻中別別治療而出或煙熏水灌鼻而出或從鼻竅引氣而出或吐瀉出或於偏身攻汗而出乃至身分上下隨應而出知如是等病可出處善用藥治令得安樂云何名爲斷除病源令後不生謂識知病源如是相狀應如是除當勤勇力現前作事而善除斷即使其病後永不生令得安樂如是等名爲四種知病識藥如來應供正等正覺亦復如是出現世間宣說四種無上法藥何等爲

四謂苦聖諦集聖諦滅聖諦道聖諦如是四諦佛如實知爲衆生說而令斷除生法苦本生法斷故而老病死憂悲苦惱諸苦永滅如來應供正等正覺爲是利故宣說如是無上法藥令諸衆生得離諸苦諸苾芻又如轉輪聖王四兵具足故得如意自在如來應供正等正覺亦復如是佛說此經已諸苾芻衆歡喜信受

佛說醫喻經

泰和信官楊仁愿捐俸刻

佛說醫喻經全部

東塔寺釋道源

東湖信士戈汕

同對

崇禎癸未孟冬虞山華嚴閣識

經一卷
共字六百三十八

計寫銀二分六厘
計刻銀二錢二分

共板一塊
工價銀四分

江寧黃錫書
句容潘守誠刻

佛說灌頂經

宋仁宗天禧朝奉大夫試光祿卿傳法大師施護奉詔譯

爾時世尊在舍衛國以因緣故告諸苾芻言汝等當知有三刹帝利王於三時中在於某方受王灌頂而彼三王乃至盡壽常所思念何等爲三謂第一王年方少盛依灌頂法在於某方受王灌頂得灌頂已乃至盡壽常所思念又第二王功力漸大依灌頂法在於某方受王灌頂得灌頂已乃至盡壽常所思念又第三王有大威力戰勇最勝一切對敵而悉信伏以最勝故得勝安住依灌頂法在於某方受王灌頂得

灌頂已乃至盡壽常所思念汝諸苾芻亦復如是於
三時中在於某方作修證事乃至盡壽常所思念何
等爲三謂有苾芻發正信心捨家出家剃除鬚髮被
袈裟衣此爲第一在於某方修苾芻事乃至盡壽常
所思念又有苾芻修諸勝行爲證滅故斷諸集法如
是知已遠塵離垢於諸法中得法眼淨此爲第二在
於某方修苾芻事乃至盡壽常所思念又有苾芻諸
漏已盡非漏隨增心善解脫慧善解脫自智所證已
得成就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此
爲第三在於某方證聖果事乃至盡壽常所思念

佛說灌頂王喻經

音釋

馭牛據切竅苦甲切蔓蔓無切延延而切巧居太切
也與御同穴也
掬居六切滓壯士切涎延徐連切眇眇充切掬掬苦浩切掠力仗切弩弩也
械械九切械械下戒切鑽古猛切械械也
中中頂切乃乃頂切涕涕延他計切拷拷之切目目汁疑也弩弩也
械械也械械也械械也械械也械械也械械也械械也械械也械械也械械也

佛說灌頂王喻經全部

嘗熟信士毛鳳苞捐資刻

佛說灌頂王喻經全部

東塔寺釋道源

東湖信士戈山同對

崇禎癸丑冬虞山華嚴閣識

經一卷	共字六百三十八
簡	計寫銀二分六厘
三厘	計刻銀二錢二分
共板一塊	工價銀四分
江寧黃守	句容潘守

佛說尼拘陀梵志經卷上

宋西天三藏朝奉大夫試光祿卿傳法大師施護奉詔譯

如是我聞一時世尊在王舍城迦蘭陀竹林精舍時
 彼城中有一長者名曰和合於一日中飯食事訖出
 王舍城詣迦蘭陀竹林精舍佛世尊所瞻禮親近是
 時長者其出未久作是思惟今日已過清旦佛及苾
 芻各處自房宜應且止勿詣佛所瞻禮親近我今當
 往尼拘陀梵志聚集之時彼梵志在烏曇末梨園
 中與諸梵志圍遶而住高舉其聲發諸言論所謂王
 論戰論盜賊之論衣論食論婦女之論酒論邪論繁

雜之論如是乃至海等相論此等言論皆悉繫著世間之心是時尼拘陀梵志遙見和合長者自外而來卽告衆言止止汝等宜各低小其聲此所來者是沙門瞿曇聲聞弟子爲大長者處王舍城名曰和合此人本性少語其所傳受亦復寂靜是故汝等小聲言論彼旣知己乃可斯來時梵志衆聞是語已咸各默然爾時和合長者來詣尼拘陀梵志所到彼會已時尼拘陀相與承迎歡喜言論彼言論已各坐一面時和合長者白尼拘陀梵志言汝此衆會有所別異向聞汝等高舉其聲發諸言論所謂王論戰論如是乃

至海等相論此等言論皆悉繫著世間之心有異於我世尊如來應供正等正覺佛世尊者於曠野中隨自所樂坐臥居止遠離潰鬧絕於人跡寂守是相身住一處心不散亂專注一境隨應所行時尼拘陀梵志告和合長者言長者彼沙門瞿曇我今云何相與議論若我以事發其問端彼種種慧而不能轉以沙門瞿曇處於空舍慧何能轉旣於空舍慧不能轉乃於曠野坐臥居止遠離潰鬧絕於人跡寂守是相身住一處心不散亂專注一境隨應所行長者譬如一目之牛周行邊際當知彼牛其何能行沙門瞿曇亦

復如是處於空舍慧何能轉長者若或沙門瞿曇來此會中我時必當相與議論建立勝義發一問端而爲叩擊我應得勝彼必墮負如擊空瓶易爲破壞是時世尊處於自房寂默宴坐以清淨天耳遙聞和合長者與尼拘陀梵志所共集會如是言論爾時世尊於日後分從自房出是時天雨方霽晴光煥若漸次行詣善無毒池到池岸已徐步經行時尼拘陀梵志遙見世尊在彼池岸卽告衆言沙門瞿曇卽今在此善無毒池岸徐步經行彼或來此會中汝等云何爲起承迎邪或相與言論邪或但離座耶或復輟已所

坐而召命邪作是言時自然有來爲佛世尊敷設其座復聞是言尊者瞿曇來此有座隨自所樂當就是座爾時世尊於善無毒池岸經行事已來詣尼拘陀梵志之所時彼梵志遙見世尊自外而來卽告衆言沙門瞿曇來此會時我當發問而汝瞿曇法律之中以何法行能令修聲聞行者到安隱地止息內心清淨梵行爾時世尊到彼會已諸梵志衆自然咸生踊躍歡喜各從座起前向承迎時尼拘陀梵志合掌向佛頂禮白言善來瞿曇汝具徧知是汝所座汝應就座佛告尼拘陀梵志言汝但就座所應爲我施設之

座而我自知我自當坐是時諸梵志衆高聲唱言希有難有此沙門瞿曇今此會中無人說示以神通力自知其座時尼拘陀梵志與佛世尊歡喜言論彼言論已退坐一面佛告尼拘陀梵志言如來今到此會汝等有何言論分別拘尼陀梵志白佛言我向見汝自遠而來見已我時輒告衆言沙門瞿曇來此會時我當發問而汝瞿曇法律之中以何法行能令修聲聞行者到安隱地止息內心清淨梵行瞿曇汝旣到此我以是事便爲問端是卽與汝言論分別爾時世尊告尼拘陀梵志言尼拘陀汝於是事而實難知何

以故異法異見異師異行但應於汝自法教中隨應發問是時諸梵志衆高聲唱言希有難有沙門瞿曇此所問事不以自教而爲見答返能於他教中今發問端隨問當遣時尼拘陀梵志白佛言若我異法異見異師異行於汝法律我難知者我今於其自法教中請問於汝云何修行能得出離清淨得最上潔白及得真實得清淨真實中住佛告尼拘陀梵志言如汝尼拘陀法中所修行者我今畧說汝謂能得四戒具足謂能修行能得最上增勝於前修行出離不減諸欲尼拘陀云何是汝修行所持四戒謂不自殺生

不教他殺不隨喜殺不自偷盜不教他盜不隨喜盜不自妄語不教他妄語不隨喜妄語不自邪淫不教他邪淫不隨喜邪淫汝尼拘陀以如是等謂我能得四戒具足尼拘陀云何是汝能得修行汝所修行謂高處遊止施設座位或翹足而立以爲法行或常受苦澀麤惡飲食而爲法行或寂止空地而爲法行或不去鬚髮而爲法行或偃臥棘刺或臥編椽而爲法行或居止常處凌雲高顯而爲法行或繫著一處而爲法行乃至一日三時沐浴其身如是多種逼切苦惱治療於身而爲法行如是等事是汝尼拘陀修行

之法云何是汝尼拘陀修行者計爲出離尼拘陀如汝所修出離行者謂裸露身體計得出離又於飲食事訖舐手取淨不受顰蹙面人及瞋恚面人所施飲食不於街巷中食不於刀杖兵器中住周行城邑杜默不語不說所從來不說所向詣不說所住止不出違順語不出多種語亦無所說授或受一家食或受二家三家乃至七家食或但受一家不受餘家食或一日不食或二日三日乃至七日或復半月一月不食或於食中不食其麴不食其飯不食豆及魚肉牛乳酥酪油及蜜等不飲酒不飲甘漿不飲醋漿但飲

糠粃清潔之水而爲活命又常食菜或食穉稗或食瞿摩夷或食藥苗藥根或食乾生米穀或食諸餘麤惡草葉或但著一衣或著草衣或著吉祥草衣或著樹皮衣或著柴木爲衣或著果樹皮爲衣或以棄屍林中亂髮爲衣或以羊毛鹿毛鹿皮爲衣或以底哩吒鳥翅爲衣或以鵲鵲翅爲衣如是等事是汝尼拘陀修行者計爲出離之行尼拘陀此等所行而還實得出離清淨耶得最上潔白耶得真實耶得清淨真實中住耶時尼拘陀梵志白佛言如是如是沙門瞿曇我此修行是得出離清淨得最上潔白及得真實得清

淨真實中住佛告尼拘陀梵志言尼拘陀汝所修行如是等事非爲出離非得出離清淨非得最上潔白非得真實非得清淨真實中住但於修行法中而得少分尼拘陀梵志白佛言沙門瞿曇如汝所說雖爲甚善然我此修行是得最上出離是得真實是得無上佛告尼拘陀梵志言復次汝所修行謂我能得四戒具足謂能修行謂得最上增勝於前修行出離不減諸欲持四戒時與慈心俱先於東方起慈心觀具足所行廣大周普無二無量無冤無害然後南西北方四維上下一切世界與慈心俱具足所行亦復如

是尼拘陀汝作是意謂我能如是修行得出離清淨
耶得最上潔白耶得真實耶得清淨真實中住耶時
尼拘陀梵志白佛言如是如是沙門瞿曇我此修行
實得出離清淨得最上潔白及得真實得清淨真實
中住佛告尼拘陀梵志言尼拘陀此如是等汝所修
行非得出離清淨非得最上潔白非得真實非得清
淨真實中住汝謂有所得此亦非真尼拘陀梵志白
佛言沙門瞿曇如汝所說雖爲甚善然我修行是得
出離清淨是得真實是得無上佛告尼拘陀梵志言
尼拘陀復次如汝修行謂我能得四戒具足我能修

行我得最上增勝於前修行出離不減諸欲謂以宿
住通能知過去一二三生乃至百生之事尼拘陀汝
作是意謂我能如是修行得出離清淨耶得最上潔
白耶得真實耶得清淨真實中住耶時尼拘陀梵志
白佛言如是如是沙門瞿曇我此修行實得出離清
淨得最上潔白及得真實得清淨真實中住佛告尼
拘陀梵志言尼拘陀此如是等汝所修行非得出離
清淨非得最上潔白非得真實非得清淨真實中住
雖有所得而非真實尼拘陀梵志白佛言沙門瞿曇
如汝所說雖爲甚善然我此修行是得出離清淨是

得真實是得無上佛告尼拘陀梵志言尼拘陀復次
如汝修行謂我能得四戒具足我能修行我得最上
增勝於前修行出離不減諸欲能以清淨天眼觀見
世間一切衆生若生若滅若好若醜或生善趣或生
惡趣若貴若賤隨業報應悉能觀見尼拘陀汝作是
意謂我能如是修行得出離清淨耶得最上潔白耶
得真實耶得清淨真實中住耶時尼拘陀梵志白佛
言如是如是沙門瞿曇我此修行實得出離清淨得
最上潔白及得真實得清淨真實中住佛告尼拘陀
梵志言尼拘陀如是等事以汝所修雖爲清淨然我

所說如汝修行未離種種煩惱隨增尼拘陀梵志白
佛言沙門瞿曇云何我所修行雖爲清淨汝瞿曇說
未離種種煩惱隨增佛告尼拘陀梵志言尼拘陀汝
等修行爲欲彰其修行功業以我修成如是行故彼
國王大臣刹帝利婆羅門等必當尊重恭敬供養於
我尼拘陀此卽是爲汝所修行煩惱隨增復次尼拘
陀汝雖修行恃已所修起貢高相凌懣於他此卽是
爲汝所修行煩惱隨增復次尼拘陀汝等修行起我
慢心及增上慢此卽是爲汝所修行煩惱隨增復次
尼拘陀汝等修行於餘沙門婆羅門輕毀凌辱作如

是言汝諸沙門婆羅門以多種食而爲活命普食世
間五種種子所謂根種子身種子虛種子最上種子
種子中種子如是五種以資其命汝尼拘陀如是周
行出輕辱言伺求諍論迅疾快利其猶雷轉摧伏破
壞又如霜電尼拘陀此卽是爲汝所修行煩惱隨增
復次尼拘陀汝等修行或見餘沙門婆羅門爲他同
類等衆之所尊重恭敬供養乃生種種憎嫉之心卽
作是言汝諸沙門婆羅門貪多種食而爲活命返爲
他衆之所尊重恭敬供養我常但以苦澀虛淡之物
而爲活命何故他衆不作恭敬供養於我尼拘陀此
卽是爲汝所修行煩惱隨增
佛說尼拘陀梵志經卷上

佛說尼拘陀梵志經卷下

宋西天三藏朝奉大夫試光祿卿傳法大師施護奉詔譯

復次尼拘陀汝等修行若於如來或於如來弟子之所方伸請問嫌恚旋生瞋惱旣興障礙斯作以障礙故起諸過失尼拘陀此卽是爲汝所修行煩惱隨增復次尼拘陀汝等修行若於如來或於如來弟子之所詢問正法時佛如來正以一心善爲開說決定如應除遣所疑而汝等輩乃以外論而來指說互相違背欲奪其理返謂所問不正分別尼拘陀此卽是爲汝所修行煩惱隨增復次尼拘陀汝等修行知佛如

來或如來弟子實有最上增勝功德所應敬仰而不
敬仰尼拘陀此卽是爲汝所修行煩惱隨增復次尼
拘陀有修行者於饒益事或生厭離或損害事不起
厭離汝等以是二事中若於損害事不生厭離者尼
拘陀此卽是爲汝所修行煩惱隨增復次尼拘陀汝
等修行謂起慢相有所表示我能修行尼拘陀此卽
是爲汝所修行煩惱隨增復次尼拘陀汝等修行或
得珍妙飲食耽著其味而生簡別我此所樂我此不
樂若所樂者我卽可受由是取著隨生耽染以耽染
故隱覆過失是故勝慧不得出離所餘飲食若不樂

者猶故貪惜俛仰而捨尼拘陀此卽是爲汝所修行
煩惱隨增復次尼拘陀汝等修行於深隱處以如善
相寂然而坐有來問言汝於何法而能解了復於何
法而不解了而汝等輩於所了處言我不解於不了
處而言我解如是多種皆謂正知起諸妄語尼拘陀
此卽是爲汝所修行煩惱隨增復次尼拘陀汝等修
行常時發起忿恚尤蛆尼拘陀此卽是爲汝所修行
煩惱隨增復次尼拘陀汝等修行於一切處無慚無
愧尼拘陀此卽是爲汝所修行煩惱隨增復次尼拘
陀汝等修行常起懈怠及劣精進尼拘陀此卽是爲

汝所修行煩惱隨增復次尼拘陀汝等修行而常失
念及不正知尼拘陀此卽是爲汝所修行煩惱隨增
復次尼拘陀汝等修行其心散亂諸根減劣尼拘陀
此卽是爲汝所修行煩惱隨增復次尼拘陀汝等修
行起於損害堅固前心不求出離一向自見於此等
法實生取著尼拘陀此卽是爲汝所修行煩惱隨增
復次尼拘陀汝等修行邪見深厚行顛倒法尼拘陀
此卽是爲汝所修行煩惱隨增復次尼拘陀汝等修
行於無邊際計爲有邊起見亦然尼拘陀此卽是爲
汝所修行煩惱隨增復次尼拘陀汝等修行常起貪

愛及瞋恚心尼拘陀此卽是爲汝所修行煩惱隨增
復次尼拘陀汝等修行於諸所行愚癡暗鈍尼拘陀
此卽是爲汝所修行煩惱隨增復次尼拘陀汝等修
行不能聽受旣如聾者無所說示又類瘧羊尼拘陀
此卽是爲汝所修行煩惱隨增復次尼拘陀汝等修
行樂作罪業又樂親近作罪業者爲他惡友之所繫
屬及爲攝伏尼拘陀此卽是爲汝所修行煩惱隨增
復次尼拘陀汝等修行起增上慢計有得想未見謂
見未作謂作未得謂得未知謂知未證謂證尼拘陀
此卽是爲汝所修行煩惱隨增尼拘陀於汝意云何

如上所說諸煩惱法彼有一類修行之者具是事耶
尼拘陀梵志白佛言沙門瞿曇豈獨一類修行之者
具是煩惱如我意者其數甚多佛告尼拘陀梵志言
如我上說汝等修行爲欲彰其修行功業以我修成
如是行故令彼國王大臣刹帝利婆羅門等尊重恭
敬供養於我尼拘陀汝等若或如是爲欲彰其修行
功業令彼國王大臣等恭敬供養乃至起增上慢計
有得想未見謂見未作謂作未知謂知未得謂得未
證謂證此如是等皆不清淨一切悉爲煩惱隨增當
知皆是染分所攝尼拘陀於汝意云何如我上說如

是等事如是修行謂得出離清淨耶得最上潔白耶
得真實耶得清淨真實中住耶尼拘陀梵志白佛言
如是如是沙門瞿曇如我等輩如是修行是得出離
清淨是得最上潔白是得真實是得清淨真實中住
佛告尼拘陀梵志言我今爲汝如實而說如汝向者
問於我言沙門瞿曇法律之中以何法行能令修聲
聞行者到安隱地止息內心清淨梵行如是所問乃
爲真實當知聲聞止息處者上中最上極爲高勝是
諸聖者止息之所爾時諸梵志衆咸共讚言奇哉奇
哉沙門瞿曇法律之中所作清涼爾時和合長者聞

是言已知彼在會諸梵志衆於佛世尊少生向慕卽告尼拘陀梵志言尼拘陀汝向所言與佛世尊互相議論建立勝義發一問端而爲叩擊我應得勝彼必墮負如擊空瓶易爲破壞汝今何故不發問耶佛告尼拘陀梵志言於汝意云何汝實曾發斯語言耶尼拘陀梵志白佛言沙門瞿曇我實曾說如是語言佛告尼拘陀梵志言尼拘陀汝豈不聞古師先德耆年宿舊智者所說諸佛如來應供正等正覺亦如汝等今時集會高舉其聲發諸言論所謂王論戰論盜賊之論衣論食論婦女之論酒論邪論繁雜之論如是

乃至海等相論邪尼拘陀或復曾聞古師所說諸佛如來應供正等正覺如我今時於曠野中坐臥居止遠離憤鬧絕於人跡寂守是相身住一處心不散亂專注一境如應所行耶尼拘陀梵志白佛言如是瞿曇我亦曾聞古師先德耆年宿舊智者所說諸佛如來應供正等正覺非如我等今時集會高舉其聲發諸言論所謂王論戰論盜賊之論衣論食論婦女之論酒論邪論繁雜之論如是乃至海等相論我復曾聞古師所說諸佛如來應供正等正覺如汝今時於曠野中坐臥居止遠離憤鬧絕於人跡寂守是相身

住一處心不散亂專注一境如應所行佛告尼拘陀
梵志言尼拘陀汝等昔聞古師說時豈不作是思惟
彼諸佛世尊能隨宜說法自覺悟已復爲他說覺悟
之法自解脫已復爲他說解脫之法自安隱已復爲
他說安隱之法自得涅槃已復爲他說涅槃之法尼
拘陀汝等爾時而返謂言沙門瞿曇作如是說於師
法事業有所分別又復說言沙門瞿曇作如是說於
寂靜住事業有所分別又復說言沙門瞿曇作如是
說彼尼拘陀師法之中罪不善法有所合集又復說
言沙門瞿曇作如是說彼尼拘陀師法之中多種善

法有所離散又復說言沙門瞿曇作如是說爲欲宣
示彼因緣事此如是等多種言說不應如是見尼拘
陀何故不應如是見邪謂以彼諸師法彼諸所行乃
至彼諸因緣事等皆悉有異尼拘陀是故我不說彼
師法事業亦不說彼寂靜住事業亦不說彼師法之
中罪不善法有所合集亦不說彼師法之中多種善
法有所離散亦不欲說彼因緣事尼拘陀我常作是
說或有正士不諂不曲及不虛誑正修行者我卽爲
彼說法教示如應開導令彼正士如我正說及正教
示於七年中或復六年五四三二一年之中一向不

亂離諸熱惱清淨身心專注趣求我說是人見法知
法超初二果直進第三有餘依位阿那含果復次尼
拘陀我常作是說或有正士不諂不曲及不虛誑正
修行者我卽爲彼說法教示如應開導令彼正士如
我正說及正教示於七月中或復六月五四三二一
月半月一向不亂離諸熱惱清淨身心專注趣求我
說是人見法知法超初二果直進第三有餘依位阿
那含果復次尼拘陀我常作是說或有正士不諂不
曲及不虛誑正修行者我卽爲彼說法教示如應開
導令彼正士如我正說及正教示於七日中或復六

日五四三二一日半日乃至食前食後一向不亂離
諸熱惱清淨身心專注趣求我說是人見法知法超
初二果直進第三有餘依位阿那含果爾時世尊作
是說時會中所有諸梵志衆障累深重無所曉悟身
心惑亂沉迷昏憒彼諸辯才不能施設俛首寂然憂
思而住爾時世尊知是事已顧謂和合長者言長者
今此等輩誠爲癡者旣昧見聞復絕言說如人以物
自杜其口罪垢斯深是大魔事彼等不能於佛如來
發是問言而汝沙門法律之中以何法行能令修聲
聞行者到安隱地止息內心清淨梵行爾時世尊乃

無常是不堅牢是不究竟是散壞法汝今不應如是修作戲樂法者謂卽施設事火之法金幢婆羅門言汝云何知白衣答言我從尊者瞿曇所聞而彼瞿曇有大辯才善知是義彼所說言事火之法謂從古仙之所傳習乃至所有事火法教彼亦皆知彼有一類仙人於沙門婆羅門所起過失意故作火事其過失者謂互相憎嫉伺求其短由此互起過失因故而諸有情壽命滅沒又復有情於別界中壽命盡已而來生此若能清淨捨家出家苦行增修真實相應正善作意如其色心入三摩地隨等引心卽能記念彼宿

住事是等有情不樂互相憎嫉伺短由不起彼過失因故是卽常住是卽堅牢是卽究竟是不散壞法若復有情互相伺短由彼互起過失因故是卽無常是不堅牢是不究竟是散壞法是故諸婆羅門不應如是修作勿起過失意施設事火法金幢汝可知不此佛世尊日後分時自房而出詣鹿母堂旋復經行汝今可能同我往詣佛世尊所頭面禮足佛經行時隨從經行彼佛世尊必爲我等隨宜說法時金幢婆羅門言善哉我往爾時白衣金幢二婆羅門互言議已同詣佛所到已俱時頭面禮足隨佛經行爾時世尊

告白衣金幢二婆羅門言汝等當知諸婆羅門自謂了達三明名稱上族種姓清淨從事火天勝族中生父淨母淨善生善種乃至七世父母尊高種族殊勝無罪無謗是等皆因種姓淨故又謂洞達明了五種記論一本母法等究竟三明二諸物定名三該吒婆那四文字章句五戲笑妙言是等記論諸圍陀典本師婆羅門悉善了知白衣諸婆羅門於三明中豈無輕毀凌辱及譏謗耶白衣金幢二婆羅門俱白佛言世尊諸婆羅門於三明中云何得無輕毀凌辱及諸譏謗而婆羅門三明典中作如是言諸婆羅門如是

清淨是真婆羅門是梵王子清淨口生梵王種類梵王所化梵王所授是故諸婆羅門如是清淨是真婆羅門世尊而我白衣金幢亦以眷屬所纏不得解脫減失善法增長惡法世尊此亦是爲我婆羅門三明典中輕毀凌辱譏謗等事佛告白衣金幢二婆羅門言汝等當知諸婆羅門於三明中所招輕毀及譏謗者爲以婆羅門有如是言諸婆羅門如是清淨是真婆羅門是梵王子清淨口生梵王種類梵王所化梵王所授是故諸婆羅門如是清淨是真婆羅門白衣彼諸婆羅門雖作是說返爲破壞劣弱自身而復損

失彼婆羅門所破壞者爲以不實起諸執著返於正法而生訶猷由是卽起互相諍論何以故白衣或有婆羅門謂所生時時分別異胎中亦異執彼所見生時異故乃爲清淨而諸婆羅門亦同如是清淨所生是故作如是言諸婆羅門是梵王子清淨口生梵王種類梵王所化梵王所授是故諸婆羅門如是清淨是真婆羅門白衣當知有四種類卽爲四族何等爲四所謂刹帝利族婆羅門族毗舍族首陀族白衣於是四族中造黑業者感黑業報非勝所作智者訶猷死墮惡趣又四族中有造白業者感白業報是勝所

作智者稱讚死生天趣白衣云何黑業所謂殺生偷盜邪染妄言綺語兩舌惡口貪瞋邪見此是黑業云何白業謂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染不妄言不綺語不兩舌不惡口不貪不瞋正見此是白業復次白衣汝勿起是意謂殺生等此諸黑業感黑業報非勝所作智者訶猷彼刹帝利毗舍首陀諸族類中皆有是事而婆羅門獨無是事白衣金幢二婆羅門白衣佛言世尊云何作此說是事不然若造黑業者感黑業報諸刹帝利婆羅門毗舍首陀皆有是事而婆羅門何獨無耶佛言白衣汝又勿起是意謂諸黑業婆羅門無

餘三族有此說卽爲三明典中相應之語以婆羅門
是梵王子清淨口生梵王種類梵王所化梵王所授
本生清淨故是真婆羅門白衣汝又勿起是意若四
族中皆有黑業此說卽爲三明典中不相應語復次
白衣汝勿起是意謂不殺生等此諸白業感白業報
是勝所作智者稱讚彼刹帝利毗舍首陀諸族類中
皆無是事而婆羅門獨有是事白衣金幢二婆羅門
白佛言世尊云何作此說是事不然若造白業者感
白業報諸刹帝利婆羅門毗舍首陀皆有是事而婆
羅門何獨有耶佛言白衣汝又勿起是意謂諸白業

婆羅門有餘三族無此說卽爲三明典中相應之語
以婆羅門是梵王子清淨口生梵王種類梵王所化
梵王所授本生清淨故是真婆羅門白衣汝又勿起
是意若四族中皆有白業此說卽爲三明典中不相
應語復次白衣汝勿起是意謂刹帝利毗舍首陀諸
族類中造殺生等諸黑業故身壞命終墮於地獄而
婆羅門獨無是事白衣金幢二婆羅門白佛言世尊
云何作此說是事不然諸刹帝利婆羅門毗舍首陀
造黑業者身壞命終皆墮地獄而婆羅門何獨無耶
佛言白衣汝又勿起是意謂造黑業墮於地獄婆羅

門無餘三族有此說卽爲三明典中相應之語以婆羅門是梵王子清淨口生梵王種類梵王所化梵王所授本生清淨故是真婆羅門白衣汝又勿起是意若四族中有黑業故皆墮地獄此說卽爲三明典中不相應語復次白衣汝勿起是意謂造不殺生等諸白業故身壞命終生於天趣彼刹帝利毗舍首陀皆無是事而婆羅門獨有是事白衣金幢二婆羅門白佛言世尊云何作此說是事不然諸刹帝利婆羅門毗舍首陀造白業者身壞命終皆生天趣而婆羅門何獨有耶佛言白衣汝又勿起是意謂造白業生於

天趣婆羅門有餘三族無此說卽爲三明典中相應之語以婆羅門是梵王子清淨口生梵王種類梵王所化梵王所授本生清淨故是真婆羅門白衣汝又勿起是意若四族中有白業故皆生天趣此說卽爲三明典中不相應語復次白衣我向所說是等法中若善若不善若黑若白若有罪若無罪若淨分若染分若勝若劣若寬若狹如是諸法隨應轉時諸婆羅門一向堅執我說是人真實癡者以自識心而爲知解白衣又諸婆羅門或起種姓言論或族氏言論或自教言論又起是意他人所應爲我設座汲水獻供

前起承迎合掌問訊我卽不應於其他人作如是事起是意者我說是人不見正法復次白衣或有沙門或婆羅門計著種姓族氏言論或復計著自教言論者我說此爲非眞出離沙門非眞出離婆羅門白衣或有沙門或婆羅門不計著彼種姓言論亦不計著族氏言論又不計著自教言論我說此爲眞得出離正了知者沙門婆羅門復次白衣彼憍薩羅主勝軍大王見釋種子沙門瞿曇從釋族中捨家出家彼勝軍王於其釋子歡喜慰安恭敬禮拜前起承迎合掌問訊白衣彼憍薩羅主勝軍大王於佛如來歡喜慰

安恭敬禮拜前起承迎合掌問訊者其王不以沙門瞿曇是高勝族王亦不起高勝族意不以沙門瞿曇相好端嚴王亦不起相好之意不以沙門瞿曇有大名稱王亦不起名稱之意由此應知法爾如是白衣是法本來最上最大最極高勝如是正見諸法本母是卽增上畢竟歸趣復次白衣若人於我安住正信是人卽得堅固增長根本出生不壞淨信何以故謂若沙門若婆羅門若天魔梵三界一切悉是我子皆同一法而無差別正法口生同一法種從法所化是眞法子白衣或有問言汝等一切各各父母種姓族

經

百利金幢二婆羅門緣起經卷上

一

魔八

氏何故棄捨返作是言我等皆是沙門釋子白衣當知法爾如是是法本來最上最大最極高勝如是正見諸法本母是卽增上畢竟歸趣

佛說白衣金幢二婆羅門緣起經卷上

音釋

伺相吏切
察也

佛說白衣金幢二婆羅門緣起經卷中

宋西天三藏朝奉大夫試光祿卿傳法大師
施護奉詔譯

復次白衣過極久遠此界壞時當界有情還復往生光音天中過極久遠此界成時別界有情光音天歿而來生此是諸有情各有身光清淨皎潔騰空而行隨欲能往適悅快樂如意自在以彼有情身有光故世界爾時日月光明悉不出現以其日月光不現故星亦不現星不現故宿亦不現宿不現故亦不分別晝夜殊異以其不分晝夜異故年月日時亦無差別

亦復不分男女形相爾時有情法爾自然身光互照
復次白衣彼時大地大水湧現色如酥乳味如甘蔗
又或如蜜香美細妙爲人所食資益諸根其名地味
時一有情於是地味極生愛樂舉以指端用嘗其味
餘諸有情見已亦然起希欲想亦以指端舉嘗其味
隨生愛樂爾時有情既於地味極生愛樂而爲所食
資養支體由多食已諸有情身漸覺堅實旋復麤重
以麤重故不能騰空隨欲而往身光隱沒身光沒故
爾時大地皆悉冥暗世間乃有日月出現日月現故
星宿亦現始分晝夜既分晝夜卽有年月日時差別

復次白衣彼時有情初食地味其味久時爲世資養
以彼有情貪食多者色相瘦弱若食少者色相克實
時克實者見瘦弱者不知其故乃作是言汝是瘦弱
者我是克實者由此乃起憍慢之想以是緣故地味
隱沒爾時有情見彼地味既隱沒已咸唱是言苦哉
苦哉今此地味何故隱沒復次白衣地味既沒地餅
復生色如餐那迦味如甘蔗又或如蜜香美細妙爲
人所食彼時有情次食地餅久爲資養以彼有情貪
食多者色相瘦弱若食少者色相克實時克實者見
瘦弱者不知其故乃作是言汝是瘦弱者我是克實

者由此乃起憍慢之想以是緣故地餅隱沒爾時有情見彼地餅旣隱沒已咸唱是言苦哉苦哉今此地餅何故隱沒復次白衣地餅旣沒林藤復生如迦籠轉迦枝有四種色味如甘蔗又或如蜜香美細妙爲人所食彼時有情後食林藤久爲資養以彼有情貪食多者色相瘦弱若食少者色相克實時克實者見瘦弱者不知其故乃作是言汝是瘦弱者我是克實者由此乃起憍慢之想以是緣故林藤隱沒爾時有情見彼林藤旣隱沒已咸唱是言苦哉苦哉今此林藤何故隱沒白衣如今時人或苦法當觸惱時亦

唱是言苦哉苦哉復次白衣林藤旣沒香稻復生而此香稻無糠無粃妙香可愛依時成熟旦時刈已暮時還生暮時刈已旦時還生取已旋活中無間絕旦暮二時取其香稻但爲資養不知本因彼時有情而競貪食以是緣故身轉麤重乃有男女二相差別由此有情互起憎愛以憎愛故互相毀謗又復漸起互相染著此染著因爲過失本又諸有情由毀謗故乃以杖木瓦石互相打擊於是世間乃生非法及不正行白衣如今世人以其童女飾以衆華嚴諸妙服求其異姓而用妻之設此非法以爲正法然於其義都

不能知彼時有情亦復如是過去正法今爲非法過去律儀爲非律儀如是漸生諸非法行由起非法行故漸生逼迫減失厭離旋增懈惰或於一日二三日乃至一月不住家中不營家業遊行曠野覆藏過非時有一人性懶惰故不能依時往取香稻乃作是念我今何故受斯苦惱旦時旦時去取香稻暮時暮時還復往取我今若能一日一往併取旦暮二時香稻豈非善耶作是念已卽往併取二時香稻復次白衣時別一人來相謂言汝今同我往取香稻懶惰者言汝但自往我已取來旦暮二時所食香稻時來喫

者乃作是念日取二時所食香稻旣爲善者我今何不一往併取二日三日所食香稻作是念已卽往併取復次白衣時又一人來相謂言汝今同我往取香稻前人答言汝但自往我已取來二日三日所食香稻其人爾時乃作是念一往併取二日三日所食香稻旣爲善者我今何不一往併取四日五日所食香稻作是念已卽往併取復次白衣初取香稻無糠無粃香美妙好一懶惰者而爲因故其後漸次展轉多取乃爲貯積克已受用爾時香稻漸生糠粃旦時刈已暮時不生暮時刈已旦時不生不復還活不知其

因彼諸有情卽共集會互相議言我等初時各有身光騰空而行快樂自在以身光故日月星宿光明不現亦不分別晝夜殊異年月日時亦無差別亦復不分男女形相法爾有情身光互照是時大地大水湧現色如酥乳味如甘蔗又或如蜜香美細妙爲人所食資益諸根其名地味時亦有情見極生愛舉以指端用嘗其味餘諸有情見已亦然皆嘗其味咸生愛樂我等爾時用爲所食資養支體於是地味食食既多我等身支漸覺麤重以是緣故不能騰空隨欲而往身光隱沒由是世界皆悉冥暗爾時乃有日月星

宿光明出現始分晝夜年月日時亦有差別是時地味我等所食久爲資養食食多者色相瘦弱若食少者色相克實時克實者見瘦弱者起憍慢想以是緣故地味隱沒地餅復生甘美細妙色香具足我等所食久爲資養食食多者色相瘦弱若食少者色相克實時克實者見瘦弱者起憍慢想以是緣故地餅隱沒林藤復生甘美細妙色香具足我等所食久爲資養食食多者色相瘦弱若食少者色相克實時克實者見瘦弱者起憍慢想以是緣故林藤隱沒香稻復生爾時香稻無糠無粃妙香可愛旦時刈已暮時還

生暮時刈已旦時還生我等所食但爲資養不知本
因貪食旣多滓穢旋礙爾時乃有男女相異後起憎
愛互相毀謗又復漸生互相染著此染著因爲過失
本我等爾時互毀謗故杖木瓦石互相打擊於是世
間乃生非法起非法故漸生逼迫滅失厭離旋增懈
惰一日二日乃至一月不住家中不營家業遊行曠
野覆藏過非時有一人性懶惰故不能依時往取香
稻乃作是念我今何故受斯苦惱旦時旦時去取香
稻暮時暮時還復往取我今宜應一日一往併取旦
暮二時香稻作是念已卽往併取特別一人來相謂

言汝今同我往取香稻懶惰者言汝但自往我已取
來二時香稻其人爾時乃作是念二時香稻取爲善
者我今一往當取二日三日香稻作是念已卽往併
取時又一人來相謂言汝今同我往取香稻前人答
言汝但自往我已取來三日香稻其人爾時乃作是
念三日香稻取爲善者我今一往當取四日五日香
稻作是念已卽往併取汝等當知初取香稻無糠無
粃後漸多取以爲貯積爾時香稻漸生糠粃旦時刈
已暮時不生暮時刈已旦時不生不復還活不知其
因我等今時宜應普以一切地界均布分擘各爲齊

限此是汝地界此是我地界彼諸人衆互相議已卽分地界立爲齊限佛言白衣爾時人衆分地界已時有一人往取香稻艱難所得卽作是念我今云何能得所食云何令我養活其命我今自分香稻將盡他界雖有然彼不許我今須往盜其少分作是念已以已香稻蜜固護之卽往他界竊取香稻其主見已告盜人言咄汝盜人何故來此竊我香稻盜人答言我不如是不曾取汝界中香稻復次前人於第二時往取香稻亦復難得又生前念我今云何能得所食云何令我養活其命我今自分香稻將盡他界雖有然

彼不許我今須往盜其少分作是念已以已香稻蜜固護之卽往他界竊取香稻其主復見於第二時還來盜已又復告言咄汝盜人何故復來竊我香稻盜人答言我不如是不曾取汝界中香稻佛說白衣金幢二婆羅門緣起經卷中音釋

刈

倪祭切
割也

糠粃

糠丘岡切穀皮也粃
卑履切不成粟也

佛說白衣金幢二婆羅門緣起經卷下

宋西天三藏朝奉大夫試光祿卿傳法大師
施護奉詔譯

復次白衣前人又於第三時中往取香栂亦復難得
乃作是念我今云何能得所食云何令我養活其命
我今自分香栂將盡他界雖有然彼不許我今于三
盜其少分作是念已以已香栂密固護之即於他界
而興盜竊其主見彼于三來此興盜竊已心生瞋恚
復作是言咄汝盜人何故于三來此盜竊即捉雙手
舉杖以打盜人被打叫呼啼泣世間爾時乃生非法

諸不正行由此而興杖捶之名是初建立因彼偷盜
乃生瞋恚苦惱等事是爲非法非法生故不正行興
由此乃有三不善法首初建立所謂偷盜妄言杖捶
復次白衣爾時人衆見是事已又復集會共相議言
我等初時身有光明隨欲自在以身光故日月星宿
悉不出現不分晝夜年月日時亦無差別爾時大地
大水湧現其名地味我等食之久爲資養乃至最後
我等自起不善法故地味隱沒地餅復生取以食之
久爲資養乃至最後我等自起不善法故地餅隱沒
林藤復生取以食之久爲資養乃至最後我等自起

不善法故林藤隱沒香稻復生無糠無粃取以食之
久爲資養乃至最後我等自起不善法故彼香稻中
乃生糠粃旦時刈已暮時不生暮時刈已旦時不生
不復還活不知其因我等爾時即以香稻均分地界
分地界已時有一人往取香稻艱難而得乃於他界
而興盜竊其主見已告盜人言咄汝盜人何故來此
而爲盜竊盜人答言我不如是不曾竊汝界中香稻
復次前人第二第三竊取香稻亦復如是其主見已
乃生瞋恚復作是言咄汝盜人何故于三來此盜竊
卽捉雙手舉杖以打盜人被打叫呼啼泣世間爾時

乃生非法諸不正行杖捶之名由此而興三不善法
最初建立所謂偷盜妄言杖捶我等今時宜共選擇
色相具足有大威德大智慧者立爲田主我等諸人
自界香稻各各當分一分與彼是人平正應調制者
卽調制之應攝受者卽攝受之善護地方及護人衆
我等應當各各承稟時諸人衆參議成已卽共選擇
色相具足有大威德大智慧者立爲田主而作主宰
衆皆承稟佛言白衣爾時田主衆許立故由是名爲
衆許田主此田主名最初墮於文字數中又於地界
善作守護爲主宰故名刹帝利此刹帝利名第二墮

於文字數中又能於衆善出和合慰安語故名慰安
者此慰安者卽名爲王此王之名第三墮於文字數
中此時世間初始建立刹帝利境界白衣當知若此
若彼諸有情類若同若異若法若非法雖有差別法
爾自然最上最勝最極高大見如是法如是法生增
上歸趣復次白衣彼時衆中後有一人見不實法逼
迫減失旋生厭離棄在家法乃於曠野寂靜之處構
立草菴繫心一處修禪寂止至日暮時爲飲食故入
聚落中又至旦時爲飲食故還入聚落餘諸人衆見
是人已乃起思念今此人者見不實法逼迫減失旋

生厭離棄在家法乃於曠野寂靜之處構立草菴繫心一處修禪寂止此乃名爲修禪行者後又立名憤鬧之者後又立名修禪憤鬧者後又立名作教授者後又立名造不善業者復次白衣彼時衆中又一類人初修禪已後復還起作意思惟止聚落中設其場界聚以學徒教授典章餘諸人衆見是人已互相謂言此一類人初於曠野修禪寂止後復還起作意思惟止聚落中設其場界聚以學徒教授典章此乃不名爲修禪者是時立名爲教授者又多說婆羅門此婆羅門名最初墮於文字數中由是世間乃有婆

羅門一類境界白衣當知若此若彼諸有情類若同若異若法若非法雖有差別法爾自然最上最勝最極高大見如是法如是法生增上歸趣復次白衣彼時衆中又一類人廣布田種施作農事養活其命以彼營作田種事故名爲毗舍此毗舍名最初墮於文字數中由是世間乃有毗舍一類境界白衣當知若此若彼諸有情類若同若異若法若非法雖有差別法爾自然最上最勝最極高大見如是法如是法生增上歸趣復次白衣彼時衆中又一類人巧偽漸生營雜惡事名爲首陀此首陀名最初墮於文字數中

由是世間乃有首陀一類境界白衣當知若此若彼
諸有情類若同若異若法若非法雖有差別法爾自
然最上最勝最極高大見如是法如是法生增上歸
趣復次白衣彼刹帝利族中有出離者厭惡逼迫生
老病死憂悲苦惱艱危災患故捨家出家卽我沙門
最初得名此沙門者刹帝利族中如是修作已彼婆
羅門毗舍首陀亦復如是若能厭惡逼迫生老病死
憂悲苦惱艱危災患故捨家出家悉爲沙門而無差
別由此世間乃有沙門一類境界最初建立白衣當
知若此若彼諸有情類若同若異若法若非法雖有

差別法爾自然最上最勝最極高大見如是法如是
法生增上歸趣佛言白衣由是次第有五類境界首
初於此世間建立所謂刹帝利境界婆羅門境界毗
舍境界首陀境界沙門境界於此五中而沙門者最
尊最上廣大名稱無復過上白衣譬如高峰極爲高
峻或有群牛周行彼峯切能往欲奔其頂竟不能到
而彼峯頂法爾自然最上最大最極高顯彼五境界
亦復如是而沙門境界法爾自然於諸世間最上最
大最極高顯無復有上復次白衣彼刹帝利族中有
造身不善業及彼語意不善業已起邪見者身壞命

終墮於惡趣地獄中生而婆羅門毗舍首陀諸族亦
然有造身不善業及彼語意不善業已起邪見者身
壞命終墮於惡趣地獄中生沙門亦然有造身不善
業及彼語意不善業已起邪見者身壞命終墮於惡
趣地獄中生復次白衣彼刹帝利族中有造身雜業
及彼語意諸雜業已起雜見者身壞命終生於人中
而婆羅門毗舍首陀及彼沙門諸類亦然有造身雜
業及彼語意諸雜業已起雜見者身壞命終生於人
中復次白衣彼刹帝利族中有造身善業及彼語意
諸善業已身壞命終生於天界而婆羅門毗舍首陀

及彼沙門諸類亦然有造身善業及彼語意諸善業
已身壞命終生於天界復次白衣彼刹帝利修身語
意諸善業已而起正見於四念處安住正心如理修
習七覺支已自能證悟彼涅槃界而婆羅門毗舍首
陀及彼沙門諸類亦然修身語意諸善業已而起正
見於四念處安住正心如理修習七覺支已自能證
悟彼涅槃界復次白衣彼最初時大梵天王說伽陀
曰

刹帝利族人中尊
三明諸行悉周圓

種姓真實復清淨
爲人天中勝尊者

白衣彼大梵天王所說伽陀深爲善說爲善歌詠此語誠實非妄說者何以故我亦宣說刹帝利族爲人中尊種姓真實又復清淨三明諸行皆悉圓滿於人天中是尊勝者爾時白衣金幢二婆羅門合掌恭敬前白佛言世尊我等昔時愚癡所覆不自開曉譬如偃者復如癡者又如冥暗一切所向不能通達我等今日蒙佛世尊教示正義分別顯說豁然醒悟如偃者得伸癡者開導冥暗得炬今日已往誓歸依佛歸依正法歸依僧伽近事世尊乃至盡壽奉持佛法如護身命常具慙愧悲愍有情下至螻蟻起護念想我

今隨佛出家受具足戒爾時世尊告苾芻衆言諸苾芻今此白衣金幢二婆羅門歸佛出家汝諸苾芻當爲彼等受具足戒時諸苾芻如佛教勅卽爲彼等受具足戒白衣金幢二婆羅門於刹那間成苾芻相戒行具足是時尊者白衣金幢二苾芻專注一境離諸散亂清淨身心趣求正理卽得天眼宿住漏盡三明具三明已是知正者聞所說法得大利益
佛說白衣金幢二婆羅門緣起經卷下

音釋

構

居候切
架也 偃 於武切
不伸也

宛陵居士湯實尹施貴
白衣金幢二婆羅門緣起經上中下共三卷
共字七千六百四十餘銀三兩八錢二分
金陵釋仁朴對上元王白謙書眞州劉文元刻
萬曆壬子歲冬十一月徑山化城識

以上二經通共字二萬二千二百六十箇
一前一錢三分

佛說福力太子因緣經卷上

宋西天三藏朝奉大夫試光祿卿傳法大師施護奉詔譯

爾時世尊從本座起詣安陀林於一樹下晝日樓止
宴寂而坐是時諸苾芻衆於其園林別會一舍依次
而坐所謂尊者阿難尊者聞二百億尊者阿泥樓駄
尊者舍利子如是等諸苾芻衆既共集會乃相謂言
世間人衆何所修作多獲義利尊者阿難言色相行
業若人修作多獲義利尊者聞二百億言精進行業
若人修作多獲義利尊者阿泥樓駄言工巧行業若
人修作多獲義利尊者舍利子言智慧行業若人修

作多獲義利如是說已咸作念言我等今者言說差別不相齊等所謂各各建立最勝若以此義往問世尊必爲我等隨應宣說如其所說我等奉持何以故世尊大師能斷疑故是大悲者譬如日光燭諸幽暗以一切智破諸疑惑解除苦網救度有情令歸正道等視有情猶如一子一切法中而得自在以一切法作大利益大牟尼尊能與一切息諸疑惑佛常勤爲解除疑結是故我等宜共往問時諸苾芻互言議已欲往見佛是時世尊在於林中以淨天耳過於人耳聞苾芻衆以如是事集會議論卽從三摩地起詣苾

芻所時諸苾芻前迎世尊設座奉請佛就座已告苾芻言諸苾芻向聞汝等共相議言世間人衆何所修作多獲義利初阿難言色相修作多獲義利聞二百億言精進修作多獲義利阿泥樓駄言工巧修作多獲義利舍利子言智慧修作多獲義利如是說已又起念言所說差別不相齊等所謂各各建立最勝若以此義往問世尊佛必爲我隨意宣說如其所說我等奉持是事云何諸苾芻白佛言誠哉世尊我等向者爲以此緣集會議論願佛今時開決疑惑爾時世尊爲發此緣說伽陀曰

色相工巧與精進

智慧於中爲最勝

若諸有情修福因

所獲福果又極勝

說是伽陀已復告苾芻言諸苾芻或時有人於色相等若隨修作非一切種一切時多獲義利若修福力於一切種及一切時多獲義利諸苾芻如福力者我不見有一法而諸有情隨修作已多獲義利何以故諸苾芻我念過去世時有王名曰眼力安止王城善布國政威神廣大安隱豐樂人民熾盛其王有后名曰廣照色相殊妙人所樂見彼廣照后後於一時與王同會嬉戲娛樂由戲樂故誕生一子容止端嚴人

所樂見殊妙過人具天色相而彼太子生生廣植妙色相因由彼具足殊妙色相是故今爲立名色力如是次第乃至其後別生三子彼第一者精進具足第二工巧具足第三智慧具足復次苾芻彼廣照后最後復有一子託陰是日忽然其王宮中種種珍寶自天而降復有微妙種種莊嚴珠寶露幔俱時出現覆王后上時眼力王見是希有殊特事已中心異之卽召相師而詢問言今此希有殊特之相其故云何相師對曰大王當知王后有子託質聖胎其子大福具大威德當具名稱王聞語已復生驚歎乃至後時其

廣照后忽起思念乃作是言大哉我今欲乘上妙師
子之座覆以白蓋及須寶拂卽以此事具白於王王
聞其言心生歡喜勅令周徧清淨嚴潔宮城內外如
其所欲悉爲辦造又復一時彼廣照后忽起思念乃
作是言我今往彼大金寶聚踞於其上隨意舉手自
取金寶普爲一切廣行布施使匱乏者財寶豐盈以
事聞王王隨所作又復一時彼廣照后忽起思念乃
作是言快哉我今欲令釋放一切禁繫以事聞王王
隨所欲勅令內外釋諸禁繫又復一時彼廣照后忽
起思念乃作是言快哉我今欲遊園林以事聞王王

隨所欲使淨園林令其觀賞又復一時彼廣照后忽
起思念乃作是言快哉我今於此宮屬多人衆前以
如是事發誠實語若我真實有福報者惟願天人速
疾奉我殊妙莊嚴勝師子座我若得已處其座上廣
爲人衆宣說法要如是言已顚俟諸天降希有相以
事聞王時眼力王卽於宮中勅令周徧清淨嚴潔所
有王城內外一切人衆悉著淨衣及妙嚴飾各持異
香華鬘咸來集會時廣照后以衆嚴具殊妙嚴飾宮
嬪眷屬侍從園遶出詣衆前相好莊嚴其猶天女一
切人衆咸所瞻仰俱生歡悅是時王后於諸有情隨

起慈心仰瞻虛空以其真實加持力故說伽陀曰

天主人主及解脫 是三福力若最勝

由此真實我今時 願天速布師子座

說是伽陀已卽時忽然天降勝妙師子之座及散妙華空中諸天悉皆胥悅時彼人衆見是希有殊特事已咸生愛樂俱共歎異說伽陀曰

希有大福大力能 一切世間今供養

人間所欲天能成 彼天福力爲勝上

時廣照后心生歡喜處師子座昇是座已卽時大地六種震動其師子座從地湧起住虛空中高七人量

復有種種殊妙珍寶莊嚴露幔覆於座上彼諸人衆見是福力瑞相殊特生欣樂意各以所持異香華鬘供獻王后合掌肅恭以利益心居前而坐聽受其語時眼力王見是事已極大歡悅與諸官屬合掌肅恭依次而坐爾時廣照后卽說伽陀曰

人當修作諸福因 如彼所作勿間斷

隨其樂欲施作時 由福藏故獲妙樂

說是伽陀已空中自然有聲讚言汝今善說最上善說又復空中奏天微妙可愛音樂其眼力王與諸人衆聞說伽陀時自然天降殊妙衣服及莊嚴具各墮

其身王及人衆卽以所降衣服莊嚴前奉王后異口同音作是讚言善說善說卽時王后從師子座自空徐下安處于地爾時天樂卽隨停止復奏人間所有音樂王及人衆咸生尊重廣供奉已悉皆歡喜時廣照后迴入宮中旣入宮已彼師子座空中隨隱時諸人衆顯明觀見如上瑞相歡喜讚言奇哉福力俱大威德奇哉福力是甘美果爾時廣照后處于宮中諸所思作皆悉止息乃至其後滿足十月初出時誕生太子色相端嚴人所樂見卽時大地六種震動於其宮內空中自然雨七珍寶王城內外徧一切處悉

雨種種天妙衣服及雨最上悅意妙華處處所有華樹果樹開敷結實觸處布灑霏微甘雨四方徐起調適和風太子生已安處于地卽時四大天王以其威神忽然地裂湧出上妙衆寶莊嚴勝師子座以奉太子帝釋天主以天妙蓋及衆寶拂持覆其上忉利天衆雨天妙衣及寶露幔又或雨其種種珍寶或莊嚴具或妙衣飾或天妙華或復末香塗香華鬘或天音樂出妙歌音毗首羯磨天子以天神力王城內外除去一切荆棘沙礫布以繒帛珠瓔莊嚴豎立微妙衆寶幢幡徧灑清淨栴檀香水周布安置諸妙香瓶散

種種華乃至一切悅意施設復次有百大象從曠野中自然來入王宮住於廐舍復有百牛來于田里不以耕耘自然依時一切種子具足成熟復次於其師子座下有五大藏衆寶充盈顯開其門隨取給用終不能盡又復爾時所有一切怨對有情於須臾間慈心相向爾時太子以宿神力神通威德生已卽時觀察四方說伽陀曰

人當修作諸福因

如彼所作勿間斷

隨其樂欲施作時

由福藏故獲妙樂

是時空中別有一類天衆見此廣大神通威德希有

殊特福力事已皆生歡悅深心愛樂爲其發起福威力故說伽陀曰

四大王天諸天子

忉利天宮天主等

彼諸福力極可愛

見此勝福復忻樂

時眼力王與其宮嬪侍衛眷屬耆舊臣佐等顯觀如是吉祥勝相咸生歡異作如是言奇哉太子有太福力奇哉太子具大名稱今人中生乃有如是天中吉祥廣大勝相俱時出現時王歡喜憐愛子故勅主藏者汝今應開我之庫藏廣出一切所有金寶我當爲施所有一類善祝願者使彼皆得財寶豐盈令其爲

我妙善稱讚廣作福事然復願我生生廣集吉祥勝福當爲太子安立名字卽時謂彼諸臣佐言今此太子當立何名近臣白言大王今此太子現生廣有吉祥福力勝相出現是故宜應立名福力卽時王勅福力爲名爾時王以福力太子授其八母二母抱持二母乳哺二母濯浣二母嬉戲今彼八母依時養育乳哺濯浣及戲翫等乃至餘諸妙好樂具一切供給受用豐足願速成長如淨蓮華處於池沼其後太子漸成長已習學諸書隨學卽能窮究奧妙於刹帝利王種族中乃至一切所應學者學悉通達而彼太子深

信賢善內心清淨一切所行自利利他具悲愍者於法自在哀拯有情作諸布施無所積集一切能捨大捨徧捨無有少分而不捨者謂若沙門婆羅門貧窮孤露諸乞丐者或有來求目身血肉是時太子於乞丐人卽起慈心觀如虛空乃作是念快哉我今令其乞者得滿所願隨卽施與況復所有金銀珍寶飲食衣服塗香華鬘諸臥具等及餘所欲諸受用具願我一切應念出現得已施彼一切求者使令意願皆悉圓滿太子具是德故名稱徧滿於閻浮提下至龍界上徧梵天一切普聞

當用餉此諸餓鬼衆是時忽然有多飲食自天而降
福力太子卽以此食餉諸餓鬼彼餓鬼衆宿業力故
悉不能見咸作是言太子我昔聞汝是悲愍者何故
今時不以飲食餉於我等太子告言我以天降飲食
前授汝等云何于今不取食耶餓鬼白言太子我等
宿業力故悉不能見時福力太子復起是念愍哉慳
悋是不可愛乃作是言若諸福報有大力能以我如
是真實語故令此餓鬼得見飲食一切隨應皆能取
食發是言已彼諸餓鬼悉能見食卽時各變面相如
人福力太子心生歡喜遂以飲食恣其所取彼餓鬼

衆旣得食已頓止飢渴身力完具壯實充盛無醜惡
形乃於福力太子各起清淨歡喜之意卽時命終皆
得生於兜率天上旋處空中白太子言太子我等得
生兜率天上皆由汝之威神建立福力太子聞此妙
善語已深大慶悅卽時前進詣園林中與彼諸兄共
會議言世間人衆何所修作多獲義利彼色相具足
者言今此世間色相行業若人修作多獲義利何故
知耶謂若有人他昔未見見卽歡喜昔未信重見已
信重如我往昔師尊仙人亦作是說若有具足妙色
相者爲人所喜妙色可觀瞻奉愛樂猶如智人樂最

上法設諸供養復次精進具足者言非修色相多獲義利今此應知精進行業若人修作多獲義利何以故雖修色相而無精進豈能現世及他世中獲可意果或謂色相多獲義利者彼是愚人癡見所覆如我所說精進行業於現世中能成可意果者謂猶農夫植種商賈獲利仕者受祿學人通教修習禪定得輕安果皆爲現世精進所成諸可意果又此精進於他世中能成可意果者謂生善趣及生天界大富自在現證解脫皆爲他世精進所成諸可意果由此一切功德皆以精進而爲依止又此精進能治怯弱若運

精進無有少法而難成者復次工巧具足者言汝諸仁者雖復多種所說而實不能稱可我心何以故所有精進若無工巧而終不能現有所成若復精進同工巧作乃能如實所作現成是故應知工巧行業若人修作多獲義利又復具工巧者若王若臣若沙門婆羅門諸長者等乃至下族中人及諸工巧之者悉來供獻復次智慧具足者言汝等當知人所修作多獲義利者且非色相亦非精進又非工巧何以故所觀色相若無智慧雖復相似而不淨妙所起精進若無智慧雖得義利而無有成所作工巧若無智慧雖

復營修不能攝持是故應知智慧能成一切事業若人修作多獲義利又此智慧能得色相能成工巧能發精進能獲人中一切妙樂爾時福力太子熙怡瞻視具智慧者而謂之言如是如是汝言真實所有色相工巧精進若無智慧不能多獲義利故知智慧普能攝持諸如實果仁者然此智慧若無福力諸有所作亦不得成是故實知若人修福多獲義利何以故福是純一果福爲光澤果福爲可意果福是適悅果如是福果我不能盡說其功德今爲汝等使開覺故於福門中說一少分汝等善聽由有福故能獲色相

福具精進福得吉祥亦獲大富福具智慧福能歌詠正法功德福具聰利福遊正道福生上族福得宿念福具名稱福圓戒行福能布施福力常得諸根不壞福常快樂有福常受智者所供福完諸力福常會遇善友知識福力能作一切事業謂若耕植田里或復商賈求利少施其功大獲積集富盛自在有福卽能於思念間虛空自然雨其衣服飲食珍寶一切具足隨受快樂福獲可意妙好舍宅福於現世及於他生常得姝麗妻女眷屬及財穀等福者所行之地自然無其荆棘沙礫住立平穩福者亦獲廣大身相若有

患人福者手所觸時病隨輕差又復福者隨觸於人
卽能出彼飲食衣服珍寶財穀給用無盡福者常得
天龍夜叉羅刹鬼等隨處衛護其猶雨時護苗稼神
守護亦然福者常得多人尊重愛樂福有善譽福爲
人讚福常能具諸善法分福者語言人所信順福者
常得光澤可愛福者常出微妙梵音福者身肢自然
柔輒福者常發妙善語言福者常值良友智人不壞
眷屬福者無病福者爲人所愛福獲財利福者勇猛
又大福者得爲人王無不具足離諸疾病福者常得
富盛不壞福者獲得轉輪伏藏七寶具足福者能於

虛空中行福者威光與日月等福者得成月天福者
得成日天福者得成梵王福者得成帝釋福者能於
天宮樓閣中行如彼天子福者有大力勢如阿脩羅
王福者常生善趣福者捨離惡趣福者常獲最極難
得悅意妙華福者所作成就福者能爲世間作諸照
明福者常得天人阿脩羅等正信供養太子說是諸
福事時四兄異見修作不同於是太子又復言曰我
今欲與諸兄潛適他國隨所住處證驗其事爲當色
相人多修耶或復精進工巧智慧福力人多修耶是
時四兄聞其言已悉隨所行不復告白父王卽適他

國入一國已易其莊飾各求棲止時色相具足者以妙色故人所瞻觀皆生悅意隨獲富盛受用資養精進具足者以勇力故能有所取而忽見一迅流大河深廣可怖中有極大栴檀香樹彼精進者取得其樹貨易獲利而成富盛受用資養工巧具足者以工巧力隨作諸事由獲富盛受用資養智慧具足者以巧智故能解勝怨復能親附有財力者悅可其意令生歡喜隨獲衣食及財寶等如所快樂受用資養爾時福力太子隨自勝福大威德力周行施作利益福事一日忽過貧人之舍乃入其中以彼太子福威力故

是舍忽有廣大吉祥勝相出現金寶財穀周布充盈時彼貧人見已驚怪歡喜思念此如是事昔所未有由何所起從何所來豈非此人來我舍中是其威力之所致耶又念我昔極受貧苦今獲勝利一切豐盈必由是人來此所致使我舍中吉祥相現此人大福有大名稱宜應於彼尊重供養由是尊奉相續無間太子於其貧人舍中致諸富盛令快樂已乃至後時徧流聲譽某甲舍中昔甚貧匱有一異人來入其舍彼威力故是舍忽然吉祥相現諸人聞已於福力太子咸生信重俱共讚言奇哉勝福有大力能又以太

子福威力故於彼方處華樹果樹開敷結實時令不
愆徧灑甘雨種子生成而得滋茂時諸人衆於福力
太子深生愛樂俱來瞻仰是時太子爲諸來者普攝
其心故作是念快哉今時我此舍中可能獲得一切
珍寶種種樂具及諸妙巧悅意等物給所來者使令
具足發是心時應念卽現諸珍寶等皆悉豐盈時諸
人衆驚異歎言奇哉大福爲甘美果乃於太子咸生
尊重是時太子卽爲諸人如其所應以四攝法平等
攝持悉令和合所謂同一布施愛語利行同事由是
名稱普聞一切國邑聚落乃至後時太子漸次到一

國中見其國王治罰一人善醫業者勅彼獄官破其
身肢斷截手足流血旣多楚毒苦惱是時被治罰人
見太子已發大苦聲啼泣告言仁者救我仁者救我
太子卽時惻愴斯事乃自思惟我今作何方便救此
人苦由是念間忽生智解如我所有施作福力世間
現見作是念已悲心內激卽破自身多出其血授彼
令飲苦惱得除太子又見手足已斷甚大苦惱卽取
利刀斷已手足置於彼人手足斷處是時太子觀察
虛空普於一切有情隨起慈心卽發廣大真實願言
我於此生曾無少分不善之業若我所說爲真實者

願令此人手足斷處卽於今時支節相合平復如故發是言已彼人卽時支節相合身體完具平復如故太子見已意願圓滿卽作是念我以勤勇所作得成出自身血救此人苦斷自手足續其支節又以真實大誓願力使彼身命全復如故願我以此最上善根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果當以法味授於彼人畢竟令住安樂涅槃發是願時一切大地六種震動帝釋天宮亦復震驚爾時帝釋天主卽自思惟此何事相而復觀察乃見福力太子作彼最上極難行事歡喜歎異又念今此大威德者作是難事何所求耶

我今宜往證驗其故卽變婆羅門相自天而降住太子前告言太子我向見汝斷自手足何所爲耶太子答言仁者他有苦惱卽我苦惱若他快樂卽我快樂故我向者見一被治罰人甚大苦惱我時乃以真實力故棄捨自身手足支分填續其人所斷割處願力真誠彼獲如故是時帝釋天主愈生歎異卽復本形告太子言汝今豈非以不實心或異所求或退轉故捨自身耶太子白言天主我所棄捨自身手足無不實心亦無異求又非退轉帝釋復言汝若然者云何使我證知是事太子白言天主汝豈不聞如我所作

皆真實力太子卽於一切有情隨起慈心觀察四方
以實願力說伽陀曰

若我所言是真實

貪愛自身爲纏縛

真實不退轉今時

願我此身卽如故

說是伽陀已太子身肢卽獲如故由是空中徧雨天
華奏天微妙可愛音樂和風徐起現諸瑞相

佛說福力太子因緣經卷中

佛說福力太子因緣經卷下

宋西天三藏朝奉大夫試光祿卿傳法大師施護奉詔譯

爾時帝釋天主見是福力現生果報希有瑞相又知
人天悉皆胥悅心頗異之乃謂福力太子言太子汝
今如是勤修勝行有何所求太子白言天主我爲求
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果拯拔一切有情出生死
海悉令安住究竟涅槃時帝釋天主知福力太子勤
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深心不動猶若須彌稱可
其意作是讚言善哉善哉大士汝有廣大最上願力
必當速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如是言已隱身不

現復次於後彼國之王耆年而終其王未立灌頂太子於是王之宗族臣佐人民共會議言我等于今當令何人紹灌頂位時一人言若有福力大名稱者可宜紹位如是言已衆意悉同卽遣使人周行求訪是時福力太子當繼王位善根開發與諸侍從出遊園林太子行時道路平坦觸處皆無荆棘砂礫於其中路吉祥相現細雨散空旋布其頂異色飛鳥順次宛轉童男童女發勝妙聲踊躍奔馳咸生歡悅一切人衆身毛喜豎皆得輕安又聞空中悅意之言太子覩斯事相卽起思念此相出現我當決定紹灌頂位作

是念已進詣園中受諸福樂其園有一大無憂樹華開茂盛太子於彼安然寢寐諸同往者樂華果故各於園中隨處遊賞又復太子福威力故彼有龍王忽然從地涌出千葉微妙蓮華其量廣大色香具足最上可愛而彼龍王又以神力徐置太子在蓮華上爾時太子都無動覺由是漸過食時日正中分餘諸樹影悉皆移動唯無憂樹影覆太子身如故不動又彼園中諸餘華樹皆悉傾向大無憂樹吉祥勝相悅意可觀時福力太子夢見自身處穢汚上又見自身穢汚所染又見自以舌舐虛空又見自身蓮華中立又

見自身上起山峰又見眾人頂禮於已太子寤已隨應占察如上所夢如我夢見自身在於穢汚上者我必應居灌頂王位大富自在斯爲前相如我所見穢汚染身者我應處于大師子座如我所見上起山峰者我應於一切處常居最上如我所見眾人頂禮者我應爲彼衆所尊重如是等事審占其相我今決定爲灌頂王爾時彼國臣佐先遣使人周行求訪到彼園中具見太子次第相續吉祥勝相心生驚異此大福力有大名稱卽時速還具陳上事時諸臣佐聞彼言已皆生歡喜卽依法儀悉備所須行詣園中授其

灌頂到已見諸吉祥勝相時福力太子卽於微妙大蓮華上結跏趺坐以福力開發故四大天王奉天莊嚴大師子座帝釋天主奉天妙蓋及衆寶拂忉利諸天奉種種寶嚴飾露幔散衆寶華如雲而下四大王天諸天子衆雨種種寶奏天微妙可愛音樂及散妙衣國中園林周徧清淨一切悉無荆棘砂礫豎立幢幡珠繒交絡設妙香瓶散諸異華與天宮等帝釋天主勅毗首羯磨天子普於園林悉令化出四寶所成廣大樓閣以備太子隨意受用時彼臣佐又觀如是希有勝相轉復異之咸各肅恭虔命太子處師子座

頂禮尊奉如其法儀爲授灌頂太子得灌頂已身出
光明周徧照耀一由旬量映蔽日光而不顯現是時
衆中有一類人見斯光已咸悉稱言此勝光王一類
人言此福力王爾時福力王將入王城帝釋天主等
於其王前隨依法儀作供獻已隱復天宮時福力王
旣入城已善布國政人民熾盛安隱豐樂息諸鬭諍
却除他敵悉無賊盜饑饉疾病愛護人民猶如一子
華果樹林悉皆茂盛時令不愆稼穡豐阜雨澤順時
大地受潤復次其後王之四兄聞斯異事咸生驚怪
共會議言福力太子勝過我等福慧二全以福力故

爲大國王最上大富稱可我心我等今時宜共往彼
於是四兄同詣福力王所到已卽時咸祝之言願汝
最勝增長壽命又復讚言善哉大王汝昔要期今能
固立福慧若斯勝過我等於他國中統王大位皆由
汝勝福力所成我等親朋具悉瞻覩時福力王從師
子座歡喜而下致敬問訊如應施設高廣之座命彼
諸兄次第而坐諸兄卽令王復本座衆坐已定作諸
供獻如先所論互談議已皆生決定歡喜之心時王
起尊重意各以所奉如是集會過二三日王爲諸兄
及彼人衆開發令知福非福事說伽陀曰

無福者墮地獄中 受大苦惱常無間
或墮餓鬼或畜生 受飢渴苦及負重
無福之者壞其身 無福爲奴重疲極
無福墮於聾瘡中 無福愚鈍多邪慧
無福之者魑魅著 無福之者醜形容
無福多於下族生 無福心亂人所惡
無福之者多迷惑 無福爲他所輕謗
無福之者諸所爲 雖復勤力不成就
無福之者身羸澀 悉無威光不可意
無福之人凡所居 草木青潤成枯瘁

無福人所不隨順 外境觸害亦復然
諸惡鬼神羅刹娑 常時侵燒無福者
無福者用藥治病 返成非藥病增劇
由無福故受貧窮 復爲他人所輕慢
無福之人生子息 其性羸惡衆憎嫌
無福者雖眷屬多 常時離散生苦惱
無福者壞於眼目 而復相續諸苦生
多病皆由無福因 小生疾病固難差
無福之人多兇惡 無福常發羸惡聲
手指攣拳體不完 語言人多不信順

無福之人諸所有
王官水火盜賊銷
無福唯聞非愛言
觸處常生於驚怖
無福雖居平坦地
隨處旋當荆棘生
設或植種及經商
雖常多作無義利
無福者於一切時
所有財寶皆散壞
世間無少顧戀心
實不可愛無善利
諸無福者如是相
智者當知皆破壞
福者所作善護持
於一切時無散失
福者所行不懈倦
常起堅固勇悍心
如蓋覆蔭廣無邊
復能制除諸惡雨

猶犢隨母常飼乳
福者如意善欲同
又如劫樹悅意觀
常獲一切所欲果
福者能具忍辱力
及得悅意大吉祥
信行深固可依從
生生皆具妙色相
福者廣布大名稱
能具多聞及智慧
見者咸生愛樂心
又能獲得聞持念
福者臨終無疾病
臨終亦復歡喜生
極惡境相不現前
遠離驚怖及苦惱
福者臨終受天樂
天宮樓閣現其前
忉利諸天夜摩天
彼彼天人來引接

毗率天宮諸天子

化樂天衆亦復然

他化自在欲界天

咸來衛護於福者

福者猶如大梵王

俱胝天衆皆宗奉

於其一千梵界中

廣大尊勝而自在

福者諸所作皆成

復常處於快樂位

一切皆生愛樂心

乃至外境無觸害

是時諸兄及其人衆聞伽陀已於福力王心皆信伏
極大歡喜現世他生顯明開示一向悉知福力最勝
時福力王爲諸人衆廣說福事開發心已觀察虛空
作是念言快哉我今可能徧於王城內外悉南種種

珍寶衣服發是心時忽有種種殊妙衣服及悅意華
諸妙珍寶自天而降悉皆充滿王城內外現是相時
人天胥悅咸生驚異悉起廣大淨信之心俱發是言
快哉天子有是福力具大威德復次其後諸小國王
聞是事已咸起思念彼王有大福力具大名稱我今
宜應往彼尊奉由是諸王共會一處各領四兵所謂
象馬車步兵衆同詣福力王所下車前進肅恭伸拜
合掌白言天子大福具大名稱爲大國王威德特尊
我等今時故來親奉時福力王卽復致問普爲慰安
如次坐已并其官屬各與無價上妙珍寶又以十善

法門普爲攝化是時諸王俱獲勝利各還本國復次
 其後父眼力王展轉聞知如是奇事先遣使人詣彼
 國已自當速疾與諸官屬終日竟夜促途前進父王
 到已愛念子故卽時遙見雙目淚垂悲喜交盈聲哀
 心切速從車下前執其手久而視之父王乃言我是
 汝父汝必深知我今年耄衰朽若斯國政甚難我不
 堪任今付於汝汝當負荷言已卽時卸自寶冠置於
 子頂子如父教兼統其國
 佛說福力太子因緣經卷下
 音釋

顓魚容切 羸倫爲切 餉式亮切 愴楚亮切 激古歷切
仰也 瘦也 饋也 悽愴也 激切
也寤五故切 症倚下切 攣間緣切 悍侯照切
也 莫報切 八十 不能言也 拘攣也 性勇急

泰和信官楊仁愿捐俸刻
 佛說初分說經全部

東塔寺釋道源 同對
 東湖信士毛晉
 崇禎癸未孟冬虞山華嚴閣識

經二卷
 共字七千五百二
 十一個
 計寫銀三錢零一厘
 三分三厘
 板十塊
 工價銀四錢
 上元羅可澮書
 溧水楊可澮刻

佛說身毛喜豎經卷上

宋三藏朝散大夫試鴻臚卿光梵大師惟淨等奉詔譯

如是我聞一時世尊在毗舍離國最勝大城最勝林中與苾芻衆俱時彼城中有長者子名曰善星捨離佛法其來未久以多種緣謗佛法僧而作是言沙門瞿曇尚無人中最上之法況聖知見最勝所證入於論難彼爲聲聞宣說諸法所求所修以自辯才及不正智而爲所證其所說法豈能出要盡苦邊際爾時尊者舍利子於其食時著衣持鉢入毗舍離大城次第乞食聞彼城中善星長者子以多種緣謗佛法僧

時尊者舍利子既行乞已還復本處飯食事訖收攝衣鉢洗雙足已往詣佛所頭面著地禮世尊足退坐一面而白佛言世尊我於今日入毗舍離大城乞食聞彼城中善星長者子以多種緣謗佛法僧而作是言沙門瞿曇尚無入中最上之法況聖知見最勝所證入於論難彼爲聲聞宣說諸法所求所修以自辯才及不正智而爲所證其所說法豈能出要盡苦邊際世尊彼長者子捨離佛法其來未久斯何等故發如是言爾時佛告尊者舍利子言汝今當知彼善星長者子是大麤惡覆藏自罪以覆藏故謗佛法僧乃

發是言舍利子如汝所聞彼長者子出非義語而爲誹謗卽作是言沙門瞿曇彼爲聲聞所說諸法豈能出要盡苦邊際者汝當善聽我今爲汝略說其事舍利子彼長者子於我法中不具信種所有如來應供正等正覺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十號具足彼長者子於如是事雖知雖見以不信故乃發是言沙門瞿曇尚無入中最上之法況聖知見最勝所證入於論難彼爲聲聞宣說諸法所求所修以自辯才及不正智而爲所證由彼心言及彼所見相續謗故速墮地獄如墜重擔又如聲

聞苾芻戒定慧學皆悉具足少用勤力智獲果證不以爲難彼墮惡趣亦復如是又舍利子彼長者子於我法中不具信種所有如來應供正等正覺於阿蘭若處棲止坐臥遠離闍閼種種憤鬧人所應用房舍坐臥諸緣具等亦悉棄置彼長者子於如是事雖知雖見以不信故乃發是言而爲誹謗由彼心言及彼所見相續謗故速墮地獄又舍利子彼長者子於我法中不具信種所有如來應供正等正覺離欲離罪息不善法有尋有伺離生喜樂證初禪定彼長者子於如是事雖知雖見以不信故乃發是言而爲誹謗

由彼心言及彼所見相續謗故速墮地獄又舍利子彼長者子於我法中不具信種所有如來應供正等正覺止息尋伺內外清淨心一境性無尋無伺定生喜樂證二禪定彼長者子於如是事雖知雖見以不信故乃發是言而爲誹謗由彼心言及彼所見相續謗故速墮地獄又舍利子彼長者子於我法中不具信種所有如來應供正等正覺離於喜貪如實正知修捨念行身受妙樂離於貪想如聖所觀捨念之行離喜妙樂證三禪定彼長者子於如是事雖知雖見以不信故乃出是言而爲誹謗由彼心言及彼所見

相續謗故速墮地獄又舍利子彼長者子於我法中
不具信種所有如來應供正等正覺苦樂悉斷離先
所有悅意惱意二種之法除苦樂想捨念清淨證四
禪定彼長者子於如是事雖知雖見以不信故乃發
是言而爲誹謗由彼心言及彼所見相續謗故速墮
地獄又舍利子彼長者子於我法中不具信種所有
如來應供正等正覺過諸色想離想對礙於種種想
而不作意緣無邊空以爲行想證空無邊處定彼長
者子於如是事雖知雖見以不信故乃發是言而爲
誹謗由彼心言及彼所見相續謗故速墮地獄餘之

所證九次第定亦復如是又舍利子彼長者子於我
法中不具信種所有如來應供正等正覺於處非處
以自智力悉如實知如來成就如是智力彼長者子
於如是事雖知雖見以不信故乃發是言而爲誹謗
由彼心言及彼所見相續謗故速墮地獄又舍利子
彼長者子於我法中不具信種所有如來應供正等
正覺一切所行所至之道悉以正智如實了知如來
成就如是智力彼長者子於如是事雖知雖見以不
信故乃發是言而爲誹謗由彼心言及彼所見相續
謗故速墮地獄又舍利子彼長者子於我法中不具

信種所有如來應供正等正覺於種種界無數世界
悉以正智如實了知如來成就如是智力彼長者子
於如是事雖知雖見以不信故乃發是言而爲誹謗
由彼心言及彼所見相續謗故速墮地獄又舍利子
彼長者子於我法中不具信種所有如來應供正等
正覺於諸有情所有無數種種信解悉以正智稱量
如實一一了知如來成就如是智力彼長者子於如
是事雖知雖見以不信故乃發是言而爲誹謗由彼
心言及彼所見相續謗故速墮地獄又舍利子彼長
者子於我法中不具信種所有如來應供正等正覺

於諸有情差別諸根悉以正智稱量如實一一了知
如來成就如是智力彼長者子於如是事雖知雖見
以不信故乃發是言而爲誹謗由彼心言及彼所見
相續謗故速墮地獄又舍利子彼長者子於我法中
不具信種所有如來應供正等正覺於諸有情積集
諸業及其壽量悉以正智稱量如實一一了知如來
成就如是智力彼長者子於如是事雖知雖見以不
信故乃發是言而爲誹謗由彼心言及彼所見相續
謗故速墮地獄又舍利子彼長者子於我法中不具
信種所有如來應供正等正覺一切禪定解脫三摩

地三摩鉢底染淨所起悉以正智如實了知如來成就如是智力彼長者子雖知雖見以不信故乃發是言而爲誹謗由彼心言及彼所見相續謗故速墮地獄又舍利子彼長者子於我法中不具信種所有如來應供正等正覺以淨天眼過於人眼能觀世間一切有情生滅好醜若貴若賤隨業所受若諸有情於身口意造不善業毀訾賢聖起於邪見因斯積集邪見業故身壞命終墮在惡趣生地獄中若諸有情於身口意造衆善業不毀賢聖起於正見因斯積集正見業故身壞命終生於善趣天界之中卽以天眼及

以正智悉見悉知如來成就如是智力彼長者子於如是事雖知雖見以不信故乃發是言而爲誹謗由彼心言及彼所見相續謗故速墮地獄又舍利子彼長者子於我法中不具信種所有如來應供正等正覺種種宿住隨念智力所謂能知一生二生三四五生若二十乃至百生千生百千生無數百千生於諸生中若成若壞諸有一切成壞劫事昔如是姓如是名字如是種族如是色相如是飲食如是壽量如是苦樂此滅彼生彼滅此生如是等事悉以正智如實思念一一了知如來成就如是智力彼長者子於

如是事雖知雖見以不信故乃發是言而爲誹謗由
彼心言及彼所見相續謗故速墮地獄又舍利子彼
長者子於我法中不具信種所有如來應供正等正
覺諸漏已盡非漏隨增心善解脫慧善解脫於如是
法以自通力成就所證舍利子如來圓滿如是十力
彼長者子於如是事雖知雖見以不信故乃發是言
而爲誹謗由彼心言及彼所見相續謗故速墮地獄
又舍利子彼長者子於我法中不具信種所有如來
應供正等正覺成就四無所畏而悉能知聖所行處
於大衆中作師子吼轉大梵輪餘諸沙門婆羅門若

魔若梵悉不能轉何等爲四一者如來應供正等正
覺證一切智此法彼法無所不知於大衆中作如是
言我得安樂無恐無畏如實了知聖所行處作師子
吼轉大梵輪餘不能轉我不見有一切沙門婆羅門
及天人魔梵與我等者二者如來應供正等正覺諸
漏已盡於大衆中作如是言我得安樂無恐無畏如
實了知聖所行處作師子吼轉大梵輪餘不能轉我
不見有一切沙門婆羅門及天人魔梵與我等者三
者如來應供正等正覺爲隨法行諸聲聞人宣說所
修隨法所行如先廣說最上所證於大衆中作如是

言我說貪欲是障道法我得安樂無恐無畏如實了知聖所行處作師子吼轉大梵輪餘不能轉我不見有一切沙門婆羅門及天人魔梵與我等者四者如來應供正等正覺爲諸聲聞說正道法而能出要盡苦邊際於大衆中作如是說我得安樂無恐無畏如實了知聖所行處作師子吼轉大梵輪餘不能轉我不見有一切沙門婆羅門及天人魔梵與我等者舍利子如來圓滿如是四無所畏彼長者子於如是事雖知雖見以不信故乃發是言而爲誹謗由彼心言及彼所見相續謗故速墮地獄又舍利子世有八衆

何等爲八一刹帝利衆二婆羅門衆三長者衆四沙門衆五四大王天衆六忉利天衆七魔衆八梵天衆舍利子我昔曾往無數百千刹帝利會中隨彼衆會何等色相我亦同彼現其形相隨彼衆會光明分量我亦同彼具其光相彼衆或以自敎說法我亦先當同其所說然後我說勝彼之法我雖如是所說彼衆亦悉不能知解以是緣故彼衆疑念適所說法爲沙門耶婆羅門耶天人魔梵之所說耶我時復爲說最上法示敎利喜如其所應示敎利喜已我於爾時隱身不現我雖如是隱其身相彼衆亦悉不能知覺復

起疑念適所隱者爲沙門耶婆羅門耶或天人魔梵
耶舍利子我時現自身相與彼同等彼衆尚猶不能
見我況復超勝我時所說最上法者所謂最勝神通
知見又舍利子我昔曾往無數百千婆羅門會中隨
彼衆會何等色相我亦同彼現其形相隨彼衆會光
明分量我亦同彼具其光相彼衆或以自敎說法我
亦先當同其所說然後我說勝彼之法我雖如是所
說彼衆亦悉不能知解以是緣故彼衆疑念適所說
法爲沙門耶婆羅門耶天人魔梵之所說耶我時復
爲說最上法示敎利喜如其所應示敎利喜已我於

爾時隱身不現我雖如是隱其身相彼衆亦悉不能
知覺復起疑念適所隱者爲沙門耶婆羅門耶或天
人魔梵耶舍利子我時現自身相與彼同等彼衆尚
猶不能見我況復起勝我時所說最上法者所謂最
勝神通知見餘之長者沙門四大王忉利天及魔
衆會亦復如是又舍利子我昔曾往無數百千梵天
會中隨彼衆會何等色相我亦同彼現其形相隨彼
衆會光明分量我亦同彼具其光相彼衆或以自敎
說法我亦先當同其所說然後我說勝彼之法我雖
如是所說彼衆亦悉不能知解以是緣故彼衆疑念

適所說法爲沙門耶婆羅門耶天人魔梵之所說耶
我時復爲說最上法示教利喜如其所應示教利喜
已我於爾時隱身不現我雖如是隱其身相彼衆亦
悉不能知覺復起疑念適所隱者爲沙門耶婆羅門
耶或天人魔梵耶舍利子我時現自身相與彼同等
彼衆尚猶不能見我況復超勝我時所說最上法者
所謂最勝神通知見舍利子彼長者子於如是事雖
知雖見以不信故乃發是言而爲誹謗由彼心言及
彼所見相續謗故速墮地獄又舍利子其有地獄所
行之道所趣業因乃至有情所受報應我悉如實一

一了知又復畜生所行之道所趣業因乃至有情所
受報應悉如實知又復餓鬼所行之道所趣業因乃
至有情所受報應悉如實知所有阿脩羅道人所行
道天所行道所趣業因乃至彼彼有情所受報應悉
如實知舍利子至于涅槃所行聖道及涅槃法乃至
有情證涅槃果悉如實知舍利子彼長者子於如是
事雖知雖見以不信故乃發是言而爲誹謗由彼心
言及彼所見相續謗故速墮地獄
佛說身毛喜豎經卷上

佛說身毛喜豎經卷中

宋三藏朝散大夫試鴻臚卿光梵大師惟淨等奉詔譯

復次舍利子所有地獄之道及地獄因乃至有情所受報應我悉能知今復少以譬喻略明斯義舍利子譬如世間有大火聚高等人量或踰人量其火熾盛後當息滅煙燄暖氣而悉銷盡或有一人於盛夏時炎暑之月物景熾然酷熱可畏其人自遠而來加復疲困飢渴所逼但隨道徑詣火滅處欲求憇止其傍有一明目之人見彼炎熱極困苦者奔馳道徑而求憇止時明目人竊作是念彼大火聚高等人量或踰

人量其火方息非清涼地是人往彼或坐或臥轉增
熱惱甚不滿意必受極苦作是念時彼人前往果如
所念受極苦惱舍利子有一類人墮地獄者亦復如
是彼人若心若意我悉能知由其不知正道所行身
壞命終墮於惡趣生地獄中甚不滿意受極苦惱如
來以淨天眼過於人眼諦觀斯事舍利子是故如來
於地獄道及地獄因乃至有情所受報應而悉能知
又舍利子彼畜生道及畜生因乃至有情所受報應
我悉能知舍利子譬如世間有穢惡聚高等人量或
踰人量穢惡之物周布充滿或有一人於盛夏時炎

暑之月物景熾然酷熱可畏其人自遠而來加復疲
困飢渴所逼但隨道徑詣穢惡處欲求憇止其傍有
一明目之人見彼炎熱極困苦者奔馳道徑而求憇
止時明目人竊作是念彼穢惡聚高等人量或踰人
量是人往彼非清涼地轉增熱惱甚不光澤不可愛
樂必受極苦作是念時其人前往或坐或臥果如所
念甚不光澤不可愛樂舍利子有一類人墮畜生者
亦復如是彼人若心若意我悉能知由其不知正道
所行身壞命終墮於惡趣生畜生中甚不光澤不可
愛樂復不滿意受極苦惱如來以淨天眼過於人眼

諦觀斯事舍利子是故如來於畜生道及畜生因乃至有情所受報應而悉能知又舍利子彼餓鬼道及餓鬼因乃至有情所受報應我悉能知舍利子譬如有樹高等人量或踰人量枯朽乾悴枝葉凋隆時有一人於盛夏時炎暑之月物景熾然酷熱可畏其人自遠而來加復疲困飢渴所逼但隨道徑詣枯樹下欲求憇止其傍有一明目之人見彼人往枯樹之下而求憇止竊作是念此人往彼非清涼地轉受其苦作是念時其人前往或坐或臥果如所念轉受其苦舍利子有一類人墮餓鬼者亦復如是彼人若心若

意我悉能知其不知正道所行身壞命終墮於惡趣生餓鬼中轉受其苦如來以淨天眼過於人眼諦觀斯事舍利子是故如來於餓鬼道及餓鬼因乃至有情所受報應而悉能知又舍利子彼阿脩羅道阿脩羅因乃至有情所受報應我悉能知舍利子譬如有一人於盛夏時炎暑之月物景熾然酷熱可畏其人自遠而來加復疲困飢渴所逼但隨道徑詣彼樹下欲求憇止其傍有一明目之人見彼人往蟻樹之下而求憇止竊作是念此人往彼非安隱地轉受其苦作是念時

6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20 1 2 3 4 5 6 7 8 9 30 1 2 3 4

經

佛說阿含經卷第四

三

北風

其人前往或坐或卧果如所念轉受其苦舍利子有一類人墮阿脩羅趣者亦復如是彼人若心若意我悉能知由其不知正道所行身壞命終墮於惡趣阿脩羅中轉受其苦如來以淨天眼過於人眼諦觀斯事舍利子是故如來於阿脩羅道及阿脩羅因乃至有情所受報應而悉能知又舍利子所有人道及人趣因乃至有情所受報應我悉能知舍利子譬如有一樹高等人量或踰人量盤根莖幹而悉廣大然其枝葉而不相等或處踈隙或處鬱密敷蔭于下亦悉差別或有一人於盛夏時炎暑之月物景熾然酷熱可

畏其人自遠而來加復疲困飢渴所逼但隨道徑詣彼樹下欲求憇止其傍有一明目之人見彼人往大樹之下而求憇止竊作是念此人往彼大樹之下或坐或卧亦苦亦樂間雜所受作是念時其人前往或坐或卧果如所念苦樂雜受舍利子一類有情生人趣者亦復如是彼人若心若意我悉能知由其不知聖所行道身壞命終生人趣中苦樂雜受如來以淨天眼過於人眼諦觀斯事舍利子是故如來於彼人道及人趣因乃至有情所受報應而悉能知又舍利子所有天道及天趣因乃至有情所受報應我悉能

經

佛說阿含經卷第四

四

南

知舍利子譬如有一高廣樓閣周帀朽壤重複堅密中無空隙戶扉窻牖而悉扃閉使彼風日不能侵映於其中間敷設于座以赤繒帛而爲茵褥次第增累厚十六重又於其上覆以白繒或有一人於盛夏時炎暑之月物景熾然酷熱可畏其人自遠而來加復疲困飢渴所逼隨路而進欲登其上以求憇止其傍有一明目之人見彼人來欲登其上而求憇止竊作是念此人若或登其樓閣窻戶蔭閉茵褥重厚甚可愛樂而復適意必受其樂作是念時其人前往登于重閣或坐或卧果如所念受於快樂舍利子有一類

人生天界者亦復如是彼人若心若意我悉能知由其不知聖所行道身壞命終生於善趣天界之中適悅快樂如來以淨天眼過於人眼諦觀斯事舍利子是故如來於彼天道及天趣因乃至有情所受報應而悉能知又舍利子所有涅槃聖道及涅槃因有情所證涅槃果法我悉能知舍利子譬如世間城邑不遠有天地沼沚方面四等其水清淨澄湛可愛周帀皆是菴摩羅樹瞻部之樹頗拏娑樹婆咩羅樹俱囉播泥囉多樹龍鬚樹等徧覆四面觸其水者身支勝益或有一人於盛夏時炎暑之月物景熾然酷熱可畏

其人自遠而來加復疲困飢渴所逼恒隨道路詣彼池沼欲飲其水沐浴其身滌除炎熱疲困之苦其傍有一明目之人見彼人來詣池沼處竊作是念此人遠來疲困所苦若詣彼池飲其水已沐浴其身息除炎熱疲困之苦後當隨意詣樹影間或坐或卧隨其所欲得安隱樂作是念時彼人前往果如所念舍利子有一類人證涅槃者亦復如是彼人若心若意我悉能知由其履踐聖所行道修涅槃因得涅槃果諸漏已盡非漏隨增心善解脫慧善解脫以自神力證如是法如來諦觀斯事見彼有情漏盡解脫證法得

樂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舍利子是故如來於涅槃道及涅槃法乃至有情證涅槃果而悉能知舍利子彼長者子於如是事雖知雖見以不信故乃發是言沙門瞿曇尚無人中最上之法況聖知見最勝所證入於論難彼爲聲聞宣說諸法所求所修以自辯才及不正智而爲所證其所說法豈能出要盡苦邊際舍利子由彼心言及彼所見相續謗故速墮地獄如墜重檐又如聲聞苾芻戒定慧學皆悉具足少用勤力智獲果證不以爲難彼墮惡趣亦復如是復次舍利子世有一類婆羅門者作事火

法計爲清淨彼相謂言某甲某甲人作事火法而得清淨舍利子彼事火法極不清淨非我往昔曾不修習雖歷所修終無勝利以無始來久遠世中不出生死而刹帝利婆羅門及長者等大族之中隨見所行求之少分人中上法尚不能得況聖知見最勝所證何以故彼所計者於其聖慧不能了知復不覺悟由於聖慧不覺了故何能出要盡苦邊際舍利子若於聖慧如實覺了卽能閉三有門盡生死道後不復生又舍利子世有一類婆羅門者以作福施會計爲清淨彼相謂言某甲某甲人作福施會而得清淨舍利

子彼福施會極不清淨非我往昔曾不修習雖歷所修終無勝利以無始來久遠世中不出生死而刹帝利婆羅門長者大族隨見所行多種作法所謂殺馬祀天殺人祀天殺象祀天殺羊祀天設法受食作無遮會以衆色蓮華作清淨事以白蓮華作清淨事以物投火作祀天法作帝釋天法作月天法及出金寶作施會等如是所修求之少分人中上法尚不能得況聖知見最勝所證何以故彼於聖慧不能了知復不覺悟由於聖慧不覺了故何能出要盡苦邊際舍利子若於聖慧如實覺了卽能閉三有門盡生死道

後不復生又舍利子世有一類婆羅門者以自教中
所有呪法計爲清淨彼相謂言某甲某甲人以其呪
法而得清淨舍利子彼呪法者極不清淨非我往昔
曾不修習雖歷所修終無勝利以無始來久遠世中
不出生死而刹帝利婆羅門長者大族隨見所行求
之少分人中上法尚不能得況聖知見最勝所證何
以故彼於聖慧不能了知復不覺悟由於聖慧不覺
了故何能出要盡苦邊際舍利子若於聖慧如實覺
了卽能閉三有門盡生死道後不復生又舍利子世
有一類婆羅門者在輪迴中受生死身計爲清淨彼

相謂言某甲某甲人在輪迴中受生死身而得清淨
舍利子輪迴生死極不清淨非我往昔不歷生死以
無始來久遠世中不能出離除五淨居天舍利子淨
居天中一生彼已不復還來人間受生卽於彼天趣
證涅槃舍利子未出生死者求之少分人中上法尚
不能得況聖知見最勝所證何以故彼所計者於其
聖慧不能了知復不覺悟由於聖慧不覺了故何能
出要盡苦邊際舍利子若於聖慧如實覺了卽能閉
三有門盡生死道後不復生又舍利子世有一類婆
羅門者以六趣處計爲清淨彼相謂言某甲某甲人

往六趣處而得清淨舍利子而彼六趣極不清淨非
我往昔曾所不歷以無始來久遠世中六趣輪轉除
五淨居天舍利子淨居天中一生彼已不復還來人
間受生卽於彼天趣證涅槃舍利子未離諸趣者求
之少分人中上法尚不能得況聖知見最勝所證何
以故彼所計者於其聖慧不能了知復不覺悟由於
聖慧不覺了故何能出要盡苦邊際舍利子若於聖
慧如實覺了卽能閉三有門盡生死道後不復生又
舍利子世有一類婆羅門者以所生處計爲清淨彼
相謂言某甲某甲人生於某處而得清淨舍利子彼

所生處極不清淨非我往昔不歷所生以無始來久
遠世中不出生死除五淨居天舍利子淨居天中一
生彼已不復還來人間受生卽於彼天趣證涅槃舍
利子未離所生者求之少分人中上法尚不能得況
聖知見最勝所證何以故彼所計者於其聖慧不能
了知復不覺悟由於聖慧不覺了故何能出要盡苦
邊際舍利子若於聖慧如實覺了卽能閉三有門盡
生死道後不復生又舍利子世有一類婆羅門者以
自種子計爲清淨彼相謂言某甲某甲人依自種子
而得清淨舍利子彼之種子極不清淨非我往昔不

依種生以無始來久遠世中不出生死除五淨居天舍利子淨居天中一生彼已不復還來人間受生卽於彼天趣證涅槃舍利子未出生死者求之少分人中上法尚不能得況聖知見最勝所證何以故彼所計者於其聖慧不能了知復不覺悟由於聖慧不覺了故何能出要盡苦邊際舍利子若於聖慧如實覺了卽能閉三有門盡生死道後不復生又舍利子世有一類婆羅門者作如是言若修四種之法得具足者是爲梵行清淨舍利子彼修四法以爲梵行得清淨者我悉能知我於是中皆得最上何等爲四一者

彼能修行我亦同彼最上修行二者彼能厭離我亦同彼最上厭離三者彼能苦切逼身我亦同彼最上苦切逼身四者彼能寂靜我亦同彼最上寂靜舍利子云何同彼最上修行謂彼外道或常舉手我亦同之或不坐牀席或常蹲踞或食穢氣麤糲飲食或不定止一處隨意旋轉或剃髮畱髭或卧棘刺之上或卧版木之上或空舍中住或定住一處或一日三浴乃至種種苦逼其身我亦一一隨彼所行是爲同彼最上修行云何同彼最上厭離舍利子謂彼外道或離服裸形舉手受食我亦隨行或不受醜面人食不

受顰蹙面人之食不食兩臼中間之食不食兩杵中間之食不食兩杖中間之食不食兩壁中間之食不受懷妊人食不受執炮者食不與二人同一器食若處或有乞丐之人在於門首卽不食之若處或有犬在門首亦不食之若處或有蠅蟲旋復亦不食之不受無言人食不受多人食若人言去不受彼食若人言來不受彼食若因諍訟所成之食而亦不受或唯受其一家之食或復二三至七家食或一餐一咽或復二三至七食咽或一日一食或復二三或復七日或復半月至于一月乃一食之於所食中不食於

麩亦不食飯不食小豆不飲華果所造之酒不飲米所造酒不食於肉不食乳酪及以酥油亦不食蜜及蜜所造之果或不飲漿不食多種燂炙之食唯飲洗稻之水以爲資養或食穢稻或食茅草或食棘樹之果或食生米或食牛糞或食樹根枝葉果實或復專詣曠野之中採彼多種根莖枝葉種子等食舍利子彼如是行我亦隨行是爲我修最上厭離
佛說身毛喜豎經卷中

百寶之中之寶也。重則聖人藥重。子若食舍。因于
果。短食。主米。短食。半糞。短食。樹林。林藥。果實。短食。專
計。之。木。以爲資養。短食。蘇。短食。菜。草。短食。棘。樹。之
蜜。短食。之。果。短食。不。煇。漿。不。食。之。蘇。軟。之。食。即。煇。之
短。豈。配。不。食。於。肉。不。食。牛。乳。及。以。稻。飯。亦。不。食。蜜。及
鹽。亦。不。食。雞。不。食。小。豆。不。煇。華。果。短食。之。酉。不。煇。米。

佛說身毛喜豎經卷下

宋三藏朝散大夫試鴻臚卿光祿大師惟淨等奉詔譯

復次舍利子云何同彼最上苦切逼身謂我身支塵
土。全汚初則微少。漸增後積。譬如鼎訥。迎樹枝葉。塵
全從微。漸增後積。成大。我之身分。亦復如是。舍利子
我雖塵垢。全汚增積。然於晝夜。未嘗念言。嗚呼何故
今我此身。塵垢所合。誰當爲我之所。拂除。舍利子此
卽是爲同彼最上苦切逼身。又舍利子云何同彼最
上寂靜。謂於曠野寂靜之處。坐卧居止。遠離喧繁。一
切憤鬧。棄置所應受用之具。獨處閑寂。隨所應住。舍

利子我時如是同其所行或牧牛人或畜養人或採薪人或治園人或行路人是等見已我卽奔馳極深隱處勿復令見譬如野鹿或見如上牧放等人奔深隱處而遠避之怖彼所見我居曠野遠離憤鬧亦復如是卽此是爲同彼所行最上寂靜舍利子雖如是行求之少分人中上法尚不能得況聖知見最勝所證何以故彼於聖慧不能了知復不覺悟由於聖慧不覺了故何能出要盡苦邊際舍利子若於聖慧如實覺了卽能閉三有門盡生死道後不復生又舍利子世有一類婆羅門者作如是言我於冬分月初八

夜遇雪飛時於其曠野孤迥之所或近河側裸露其身於深雪中一向而卧過于夜分如是所行計爲清淨舍利子我知是事亦同彼行乃於冬分月初八夜遇雪飛時於其曠野孤迥之所或近河側裸露其身於深雪中一向而卧過于夜分舍利子雖如是行求之少分人中上法尚不能得況聖知見最勝所證何以故彼於聖慧不能了知復不覺悟由於聖慧不覺了故何能出要盡苦邊際舍利子若於聖慧如實覺了卽能閉三有門盡生死道後不復生又舍利子世有一類婆羅門者作如是言我於冬分月初八夜遇

雪飛時詣于深水量過項處住是水中經於夜分如是所行計爲清淨舍利子我知是事亦同彼行乃於冬分月初八夜遇雪飛時詣于深水量過項處住是水中經於夜分舍利子雖如是行求之少分人中上法尚不能得況聖知見最勝所證廣說乃至盡生死道後不復生又舍利子世有一類婆羅門者作如是言我當盛夏炎暑之月酷熱可畏日正中時住於沙中其沙深積量過于膝我於爾時裸露其身翹立一足日光所照隨日而轉如是所行計爲清淨舍利子我知是事亦同彼行乃於盛夏炎暑之月酷熱可畏

日正中時過于膝量深沙之中裸露其身翹立一足爲日所照隨日而轉舍利子是時若男若女一切人衆知是事已咸悉奔詣接踵駢隘以求瞻覩衆所評議我心自調得其所樂不念熱惱不起懈怠舍利子雖如是行求之少分人中上法尚不能得況聖知見最勝所證廣說乃至盡生死道後不復生又舍利子世有一類婆羅門者作如是言我以艱苦而求難所得食計爲清淨舍利子我知是事亦同彼行何等是爲難所求食謂我專詣曠野之中羣牛聚處於彼求乞犢子之乳隨其所得而用食之此卽是爲難所求

食舍利子雖如是行求之少分人中上法尚不能得
況聖知見最勝所證廣說乃至盡生死道後不復生
又舍利子世有一類婆羅門者但食其麥計爲清淨
作如是言若但食麥如是修行而得清淨彼取麥已
或碎其末或淘其水或以多種治事而食爲其資養
舍利子我知是事亦同彼行何等是我取麥爲食舍
利子我唯取其一粒而食無復加二後於異時由食
麥故身支肥重或復滋澤我亦不起是念復過其量
取麥食之亦唯一粒無復加二舍利子我以一麥食
故而極羸瘦身分上下如迦羅迦鳥及阿娑多鳥又

復足膾枯細人所惡觀如駝如羊其足無異又於頂
背露現其骨或窠或凸猶如累石高下不等又如露
地空閑草舍兩面透徹椽木踈離中復開敞互可窺
視我之兩脇骨節踈露中復開敞亦可互見又如暑
月日光燄熾所曝之水至夕有人於其水中覆觀星
宿極深極遠微微映現我之兩目瘦極深遠似有所
見亦復如是又如苦瓠青未成熟人所斷取而彼枝
葉尋卽萎悴漸次枯弱後乃乾合我之身分自頭至
足亦復如是初卽憔悴漸次羸弱後極消瘦肌骨相
合舍利子我初身體強自攝持攀附荆棘而爲倚仗

力所不任欲起還坐支節解散頭頸低垂劣不能語其猶癡羊我雖如是而乃堅固內攝其心外策其體善自調息復欲舉身還爲塵土之所全污以其塵土所積污故我之身毛銷磨悉盡舍利子彼時周帀城邑聚落若男若女而悉奔馳競共瞻覩咸作是言苦哉苦哉沙門瞿曇身體銷瘦加復青黑昔日形貌妙善端嚴亦有威光今何隱沒苦切修練容質若斯舍利子雖如是行求之少分人中上法尚不能得況聖知見最勝所證廣說乃至盡生死道後不復生又舍利子世有一類婆羅門者但食其米計爲清淨作如

是言若但食米如是修行而得清淨彼取米已或碎其末或淘其水或以多種治事而食爲其資養舍利子我知是事亦同彼行何等是我取米爲食舍利子我唯取其一粒而食無復加二後於異時由食米故身支肥重或復滋澤我亦不起是念復過其量取米食之亦唯一粒無復加二舍利子我當如是修苦行時有諸人民來作是言昔日形貌妙善端嚴亦有威光今何隱沒苦切修練容質若斯舍利子雖如是行求之少分人中上法尚不能得況聖知見最勝所證廣說乃至盡生死道後不復生又舍利子世有一類

婆羅門者但食其麻計爲清淨作如是言若但食麻如是修行而得清淨彼取麻已或碎其末或淘其水或以多種治事而食爲其資養舍利子我知是事亦同彼行何等是我取麻爲食舍利子我唯取其一粒而食無復加二後於異時由食麻故身支肥重或復滋澤我亦不起是念復過其量取麻食之亦唯一粒無復加二我當如是修苦行時有諸人民來作是言昔日形貌妙善端嚴亦有威光今何隱沒苦切修練容質若斯舍利子雖如是行求之少分人中上法尚不能得況聖知見最勝所證廣說乃至盡生死道後

不復生又舍利子世有一類婆羅門者不食一切計爲清淨作如是言若於一切所食之物悉不食者如是修行而得清淨舍利子我知是事亦同彼行我於一切所食之物悉不食之由不食故身極羸瘦如是廣說苦行修行乃至人衆來作是言苦哉苦哉沙門瞿曇儀容疙瘦如莽虞鳥昔日形貌妙善端嚴亦有威光今何隱沒苦切修練容質若斯舍利子我於爾時竊作是念世諸沙門婆羅門等歷諸極苦加復殘毀逼迫其身皆爲已行以求清淨我於是中亦隨所行正使碎身如其塵末都無勝利乃至過去未來世

中及今現在一切沙門婆羅門等歷諸極苦加復殘毀逼迫其身皆爲已行以求清淨我於是中悉隨所行正使碎身如其塵末都無勝利我今不復如是苦切逼迫其身彼求人中少分上法尚不能得況聖知見最勝所證故知此道非正覺道我不復修舍利子我時又念初出家後我往釋種園中閭浮樹下安詳而坐日影不轉陰覆清涼我於爾時離諸欲染不善之法有尋有伺離生喜樂證初禪定此爲正道如實覺了我於處處勤歷諸道此正道外無復餘道而爲真實是故我今寧假如是一切不食身體羸瘦加復

疲倦而自殘毀以取其道我今應可隨以所食而用食之作是念時有一外道所奉苦行仙聖知我之念來詣我所而相謂言聖者瞿曇汝之苦行勿宜退轉我於身毛孔中當出威光助佐於汝令汝身支自然滋益舍利子我時復作是念我所不食一切之物國邑聚落一切人衆咸悉聞知沙門瞿曇苦行修行一切不食身體羸瘦今時或謂有苦行仙聖身出威光助佐滋益彼彼人衆豈非以我爲妄語邪故我怖彼妄語厭謗仙聖之言止而不受舍利子我時作是念已乃漸增廣隨用食之或綠豆汁或黃豆汁或赤豆

汁以資其命如是漸次隨用食故身力勢分漸漸而生力勢生已先詣龍河次泥連河到已徐緩沐浴其身潔淨清涼漸次行至一聚落中有一女人名曰善生卽以乳糜而奉於我我旣食已乃詣邪嚙悉迦仙人住處求吉祥草得已執持漸次往詣大菩提樹到已右繞其樹三匝於彼樹下內外周布吉祥之草而爲其座舍利子我時於上結跏趺坐端身正念離諸欲染不善之法有尋有伺離生喜樂證初禪定次當止息尋伺內心清淨住一境性無尋無伺定生喜樂證二禪定次當離於喜貪住捨念行如實正知身受

妙樂如聖所觀捨念之行離喜妙樂證三禪定次當苦樂悉斷如先所起悅意惱意而悉離著不苦不樂捨念清淨證四禪定舍利子我時次第住三摩呬多心清淨潔白離隨煩惱輭品之業安住不動於初夜分如實證得天眼智明心善開曉舍利子我所證得天眼清淨過於人眼觀見世間一切有情生滅好醜若貴若賤隨業所受皆如實知若諸有情於身口意造不善業毀謗賢聖起於邪見由彼積集邪見業故身壞命終墮在惡趣生地獄中若諸有情於身口意造衆善業不謗賢聖起於正見由彼積集正見業故

身壞命終生於善趣天界之中我於如是等事以淨
天眼而悉知見又舍利子我時次第住三摩呬多心
清淨潔白離隨煩惱輒品之業安住不動於中夜分
如實證得宿命智明心善開曉舍利子我所證得宿
命之智能知過去種種之事所謂一生二生三四五
生若二十乃至百生千生百千生無數百千生如
是無數生中若成若壞成壞劫事昔如是姓如是名
字如是種族如是色相如是飲食如是壽量苦樂等
事此滅彼生彼滅此生如是無數種事我以宿命智
力如實思念又舍利子我時次第住三摩呬多心清

淨潔白離隨煩惱輒品之業安住不動於後夜分如
實證得漏盡智明心善開曉次第於其明星現時吉
祥歡喜人中大龍人中師子人中大仙人中勇猛人
中衆色蓮華人中白蓮華人中最上人中無上善調
御者人中調御士於一切處知所應知得所應得覺
所應覺證所應證如是一切於剎那間起相應心以
如實智成正覺道復次舍利子我知世間有沙門婆
羅門作如是言若人幼少顏貌光澤頂髮黝潤志氣
壯盛心力具全年正二十或過二十是人能於正慧
隨轉修行若復有人年壽耆耄心力衰微將欲謝世

是人不能於其正慧隨轉修行舍利子我今耆耄年將八十俯期謝世譬如朽故車輪以雜繩索而用繫縛強使運轉我亦如是舍利子汝可周行從國至國從邑至邑觀察諸有聲聞弟子於如來身及神通力勝慧辯才此之五事皆悉減少舍利子若人頂以火盆從國至國從邑至邑如是周行未足爲難若於勝慧辯才不令減少是則爲難又舍利子若或有人雖遇如來大師出世於苦法樂法非苦樂法悉以淨心宣說正語是人返以爲妄失法舍利子不應以佛正語爲妄失法何以故如來大師出現世間於苦樂法

非苦樂法悉以淨心宣說正語是無妄失法舍利子如賢劫中有四如來出現世間如是四佛聲聞弟子次第至今壽命百歲彼彼所有念行慧壽皆悉具足譬如力士持挽硬弓端直而射悉獲中的舍利子前三如來聲聞弟子亦復如是念行慧壽皆悉具足彼皆能於日日中親近請問諸法之義舍利子我今法中聲聞弟子一能請問而無有載又復一聞我說不能於中審解所說文句義理況復末世餘諸弟子若時飲食嗜著其味睡眠疲倦運動憊止大小便事諸所施作時悉妨廢舍利子前之三佛聲聞弟子壽

量長遠今壽百歲極爲迅速舍利子過百歲時勝慧辯才有所減失舍利子彼時聲聞弟子以如來大師出世所說正語爲妄失法舍利子彼不應以佛說正語而爲妄失何以故如來大師出現世間於苦樂法非苦樂法悉以淨心所說正語是無妄失法爾時會中有一尊者名曰龍護去佛不遠執孔雀扇侍佛之側時卽置扇前詣佛所合掌頂禮而白佛言我今得聞此正法已身毛悚豎生大歡喜世尊此經何名我等云何奉持佛言龍護今此正法名身毛喜豎如是名字汝當受持佛說是經已毘舍離國最勝大城最

勝林中諸苾芻衆聞佛所說歡喜信受
佛說身毛喜豎經卷下

音釋

豎臣庚切 訾將此切 憇去例切 悴秦醉切 蹲踞但踞切

尊切 踰郎達切 髭卽移切 口傳補各切 敞楚兩切 瓠亮祈切

居御切 踰郎達切 髭卽移切 口傳補各切 敞楚兩切 瓠亮祈切

也舉 踰郎達切 髭卽移切 口傳補各切 敞楚兩切 瓠亮祈切

胡故切 踰郎達切 髭卽移切 口傳補各切 敞楚兩切 瓠亮祈切

匏也 踰郎達切 髭卽移切 口傳補各切 敞楚兩切 瓠亮祈切

八十六

糸

何部子書部

十一